明夷學社甲子稿

澤浦題

1984

加港文獻館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Gift fr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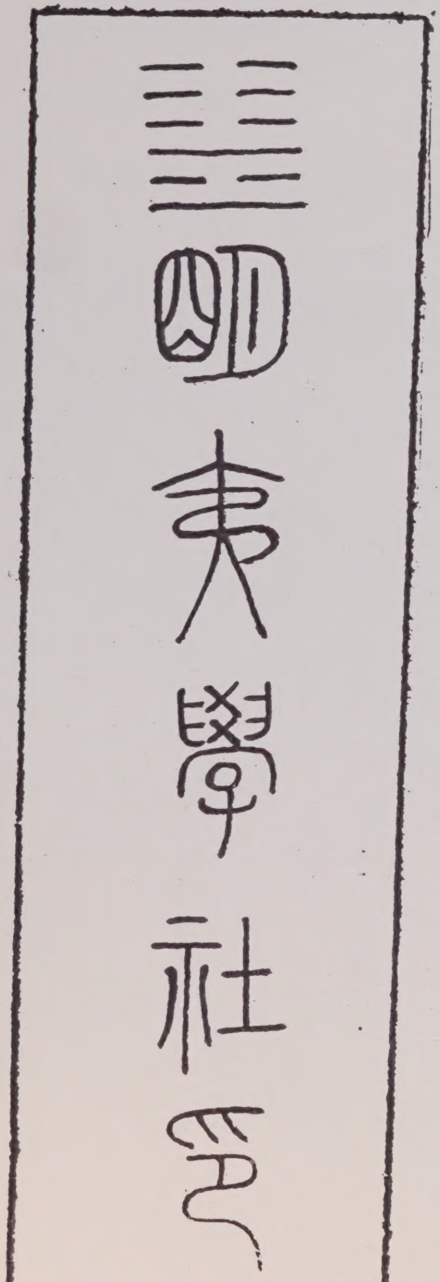
雷基磐先生

VAN 3

基磐詞兄諟政

明夷学社同文奉贈

加港文獻館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明夷學社甲子稾引言

居易以俟命。温故而知新。此脩身讀書之事。亦吾儕結社之意也。當香澥碩果社易名前。予北居讀書。其後數年。澤浦從加東而之西。邀予夫婦話舊談文。汝鏗時與其會。今歲夏殊鈔沆儷移家雲城。彼此過從甚懽。唱酧贈答之風遂益盛。竊維詩者志之所之。不徒吟咏情性。必當發乎情。止乎禮義。然後可以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所謂興觀羣怨。詩之至也。一日。同集茗園高談興發。予乃倡為學社。藉此以會友而輔仁。衆和其議。遂定社號曰明夷。意謂吾道當晦盲否塞之時。而壯缶有憂讒畏譏之戒。光而不耀。美而不彰。庶幾可以无咎。可以日新。大蹇朋來。知其所止。學以為己。德必有隣。務時敏則厥脩乃來。守靜篤則沖虛自至。每周一會。迭為賓主。有謂而作。不限詩文。欲璞成圭。雖美當琢。索照于鑑。既明必拭。是

以尚推敲而戒詆譏。納辨証而拒横議。年刊一集。詩文而外。凡學術講論。皆所取焉。此吾社之主旨也。夫明夷離下而坤上。明入地中。光雖已潛。其顯可待。蓋一陽早生于下。而九三外向。將以有為。此箕子之卦也。艱而利貞。則朱元晦黃宗羲之所遇也。蓋象者無迹。而辭則有繇。是以箕子陳洪範。紫陽傳周易。梨洲著述以待訪。大抵皆先推理以盡萬物之情。故天下事可得而知也。謂之前知可也。凡晦無不明。險無不夷。象也。用晦以明。歷險以夷。數也。明夷反覯則為晉。晉明出地上。猶剝極而成復也。柳子厚有言。居亂世。遠于利。裁不遠乎身。而其志不窮。易所謂遯世而无悶者。其近是歟。雖然。動靜剛柔。出處語默。盡其在我。果在內。非由外也。君子無惡于知。無累于物。不忮。不求。不懼。不憂。泠然如列子之御風。沛然若大禹之行水。萬物竝育。若固有之。至如翰墨文章。僅屬芻狗土

龍麗陳可見之跡而已矣。夫何有于我哉。同社諸子題斯言。并屬

予序其略。

公元一九八五年歲在甲子嘉平之月南海山民楊虞于雲城

例言

本編為紀一時興會之什亦備居怡情悦性之資

各社盟作品先署齋名後列姓字

編排以詩居先文次之詩餘及雜著又次之

詩題以社課在前非社課在後

作品中有斷句者只随舊籍通例

作者排名序齒尚長

集中作品先由社盟送稿觀摩在編印前公議淂取舍之

目錄

新會高澤浦

愚々室吟草第一頁至第八頁

白屋詞第九頁至第十五頁

新會陳汝鏗

玉鏘書室吟草第十六頁

南海關殊鈔

二隨軒詩稿第十七頁至第二十六頁

二隨軒文稿第二十七頁至第二十八頁

南海楊山民

英輝艸堂詩稿第二十九頁至第三十六頁

巽齋文稿第三十七頁至第四十八頁

英輝樓詞艸第四十九頁至第五十頁
巽齋箋語第五十一頁至第七十頁
南海盧梵斌
翠葉軒詩草第七十一頁至七十四頁

愚愚室吟草

新會棨愚愚孫伯甄澤浦父

九日

跂望龍山路蜡難行行去國海天寬故家喬木零霜露客邸重陽
戕肺肝亂荻搖風憐雁唳丹楓逼楚怯秋寒歲回甲子賡文會競
寫蜜殘影未單

秋柳以題為韻不限體

柳思搖漾大江頭別恨絲絲咽暮秋容是楊枝傷夢遠偷來眉樣
倍添愁
夢繞家山悵望久秋霜凋盡風前柳蕓端堤樹有情世何事烟籠
千載後

讀史

清室已論亡謂維實為之李欽擅權構李貞議而慈穆宗實天去
德宗等亂兒祇知貪貨利維德闕毋儀軍費築園囿遂失禦侮師
衆國君兒戲閹豎謟為詞輕縱義和團聯軍陷京畿兩宮行西狩
轉圜憤無地敵踞我廟堂德提依分議美不表贊同遂延殘喘寄
上下五千年女禍數可紀桀亡以末喜紂亡以妲己周幽嬖褒姒
烽燧驪山死亡道殊不同其禍一而已嗟爾那拉氏手斬清廟祼
國運有興衰天道隱偶奇史垂千秋鑑造化不能移進維一個日
已兆形亡幾好箇洪文襄寵室對詰時取我謀人供作彼生活贊
遂爾論情劫至族漸稷危渠々大廈傾短策孰能支李身泰貳臣
嘉猷誰得知

秋霽　四章

一葉飄零萬葉黃東籬瘦菊傲秋霜江城雨歇朝陽暖柳陌煙籠

翠帶褰人愛晚晴樓獨倚目決遠瀨聲生涼天涯遙矚雛鴻影徙

狀摶雲入莽蒼

霜楓掩映晚晴天遂使秋山添豔緣野寺鐘聲迴古堞九霄雲絮

暗奎蹬前蹊信宿林戀美江園慨隨世運遷襟抱闊風淨塵囂舒

生唯願月長圓

拼將嘯壁一聲秋天末蘆花已白頭結伴來尋黃葉路不時遙憶

綠楊洲渚光嵐影沐吾土範水模山戀寄愁佳日倍多寥蛾發鵶

心聊以豁吟眸

兩邑郊原蝶影稀征鴻幽字作書飛夕陽在樹添楓色秋水連天

殘柳園世態如雲多詭幻人心從道見衰微故園望極連荒草徑

燠經空久不歸

第大宙喜賦用十月納禾稼為起句

十月納禾稼農事慶豐年舉家無凍餒庶民樂堯天不須謝帝力
作息本自然出無恆大有水旱不遂遭足民無盜賊禮義自周全
我以農立國耕者有其田今番喜嘉穫衾枕得安眠既可資國用
積穀穀有餘餘糧哺稚小雞豚祀祖先猶農合孝道承繼遂綿延
生事無憂慮尚何奢望為為政不擾民為耕不違時快霧絲調順
熙熙樂可知謹此歌豐熟人皆風所期世界進大同一願望來茲

懷人 十章

水落天長鷄叫曉柳隄燥影送黃昏當年情味今何在事往如煙
不見痕
望當樓臺事已非別來不覺柳成圍生憎花落猶堪彷彿來多情
畫檻扉
寧懷一夢夢應同無我無人佛說空好是人間情有種春蘭秋菊

夢魂中
相思字識意難消獨對斜陽怨寂寥倚肯不堪回首禮教人花底
坐無聊
垂髫黃髮記童年竹馬嬉游碉堡天長奈執離形影隔屋梁顏色
倍纏綿
一段離情一炷灰相思何處覓蓬萊風亭月榭歸無跡細認香塵
印幾回
柳老棉飛那可歸營緣無地覓知音琵琶抱別黃沙海惹起連篇
出塞吟
飄零三世是鄉鄉邊引無端怨月明送客齊州煙九點鷓鴣啼徹
悔多情

行雲 兩章

平蕪望斷白花々　毳帽憑闌景亦蒼雪滿空林禽語寂雲連瑤海
水紋長征鴻過墅難尋影迹雀依檐獨愛陽積雪差同泥滑々西
風淒緊打衣裳
杜門空煮黃封酒鄰屋權當綠野堂匝地飛棉難送暖众花撲袂
不聞香鬢霜重積添顏色海水深游擀玳梁陶穀烹茶誅雅事行
回顧瞞滿江鄉

閑門 四章

閉門思甚靜覓句寄離人風雪狂如此飛花不是春
異客蕭閑甚識斟酣寐吞衡門付鑰魚魂夢寄無雲
園樹晚鷄啼閑適遂隱栖睡鄉忘安慮莫管曉空淒
夢境無憑據神遊趁鶴馭空江月上時滿地蘆花絮

客境言懷 四章

異國寄萍霜鬢多，自覺老境慘蹉跎。往日風懷今寂寞，如流歲月似飛梭。

一鞭殘照暎青山，杯酒猶回少壯顏。瀛海栖遲甘老大，故家何日唱刀環。

穿落雲天一聲簫，心波澎湃似錢潮。少陵亦嘆世家別，今古同傷折柳橋。

兩洋綠水不同流，人在江湖憶隴頭。秋月春花故家好，白雲紅葉夕陽樓。

塞鴻　八章

不盡山光接水光，凍雲紅樹襯斜陽。征鴻歸唳天晉影，比翼凌風千仞翔。

西風驚露曙星微，雁陣衝空日未晞。歸叢系南隸人在北，何時相伴

一齋飛

孤星殘月御風行冉冉寒雲翊下生珍重戒途關塞險一時起我

別離情

南征北駐暮山青長路悠悠伴客星此去萬難千里別為誰搔首

立旗亭

嘹唳空難憐渡雲不辭霜露不離羣萬花曳白難頭冷同命相惜

戒征兮

白雪紅楓相掩映地分南北任翱遊莫愁託足無寧土渴飲清流

棄濁流

十載離情戀塞鴻天涯浮土託孤蹤南飛爾自淩空去煙渡雲山

又幾重

離懷不解相思結一別何時聚慰勞為祝征鏢撐健翮去程珍衛

惜翎刀

晚步 八章

蕭疎堤柳釀風煙大海潮音佈管弦躑躅蹣跚來一老攀枝無補送流年

飄蕭木葉大江秋出谷泉清赴渴流行騰雲變多詭幻風霜白老少年頭

卓氏當壚伴醉歌不如此也奈情何流連滄海歸無計隨步金鈴叫群囂

三分月色賽眉彎水調行歌破醉顏一鳥飛紅春謝了起人惱恨繞閩山

閩風飄與暮霞明日月昇沈愧此生顧影無儔巍滄海栽送黃葉不勝情

道旁豎菊照須眉者度重來馬蕩出獨個兒行秋色裡老松香得
菜空枝
自憐客夢來輕殘愛樂等閑帶笑看團欒秋容舒晚節出行端為
水雲寬
柏岸杜濤見水痕新詞愧傍浣花村風情去古詩情減雪隔雲津
有故園

古意三章

采桑以養蠶積穀以防老治國雖多方惟賢以為寶晉侯默齊策
商山迎四皓詞取手中意此道不可道
驅車上古原落日照顏紅人老不如花花笑白髮翁髮白胡不好
銀絲謀秋風世多少年亡老白乃為公
處士梅為妻鶴鷺不獨宿嗟尔詩情人喜新忘蓋哭信誓永為好

轉瞬異空燠恩情視等閒何若友麋鹿

別二章

短長亭畔短長條不繫離驄繫夢遙落日慈烏棲古堞江邊別淚
濕秋潮犯塞雁影天晉字落暮歸聲馬渡橋驛路驚心驟唱早驪
魂佳骨醉今宵

第一銷魂別路中孰揮歸夢逐歸鴻離絃不是堂愁曲去國徒如
蟄蠖蟲壯士悲歌寒易水美人去冢怨秋風玉關西出黃沙海鞭
指斜陽頻轉蓬

雪地寒 五章

雪地空時祖更寒朔風吹絮漏漫〻枝頭凍雀啁胡月莫倚平欄
忍淚看

積雪清晨三尺深寒梅何處可追尋幽香隔絕澈花海賸貯玉壺

一片心

出门喜见长街白旗缀银花树有光北海含人因势蒋小园映带

满迹芳

寒天语暮酒家楼雪涌梨云久未休鸡阁江城戳翻墨替人写春

别离愁

天降人间玉树歌了终了气文如何驱将春色高端绕健骨凌空

福寿多

默坐

屏虑空为坐禅论忘一我灵山澄果难佛说躭禅可

一坐蒲团破高轩狞谁已管渠雪满檐静空寒战挫

望雪

操缦红弦隔槛天飞花疑是柳飞絮制高歌放相怜惜绝代豪情

絶代緣

縱覽川原儘眼迷空濛河嶽白高低鬟影照膜疑為色獨立臨風

小苑西

倣李白塞上曲

黃塵翳天日白草總牛羊羌笛聲淒切征人憶故鄉遠荒寒毳幙

雁影度遼壑殘照漸西沈秋雲空際落朔風吹大旗絕磧起相思

況復關嘶馬中宵夢不交

江南曲

繞湖幽草綠萬柄白荷搖翡翠穿花巷蜻蜓戲畫橈盈々隄畔女

初秋當風飄婭姹默無言只賞溪山美水光接遠天飛鳥渡雲裡

柳絲弄輕柔潛鱗喋上水顧視采菱舟徊湖清波流吳儂閑對語

軟膩韻長音隔岸彩虹映斐飛燕雀輕漁歌唱識諧熙々樂新時

嶺南曲

荔子初丹蟬唱晚素馨盤髻玉生香花田珠蕊蜂成陣菜壟瓜蘿
蝶舞狂春光明媚人歡樂鶯歌似伴弦錯落販夫江畔賣鰣魚隄
岸連檣畫舫泊越臺高峙木棉紅拂面涼生波蕩風匡促去久沈
帝業江上黃昏古寺鐘珠崖春漲去流急蜑女撐篙布裳濕繞樹
依依摩麗天垂虹影裡鵑花妍白鵝潭水蛟龍窟半塘惜取濤波
纖穠照雅穀奈多情蓮心苦刻相思骨

頌春發

一年好景及春開百鳥爭鳴花綻胎至日宜畫請九九熙熙入春

上春臺

題齋壁

夕陽穿牖撲襟明隱聽黃鸝叫晚聲水白松青灘畔月杏花紅霧

欲傾城

賦得一年將老復無限作起句

一年將老復又老一年人往者不可追來者景常新一旦屆歲暮
新者又成陳如此交替中只歷歲星辰黑鬢常皓首皓首白如銀
燈光燦一堂接第正欣欣來此歷十載第第多英華但願老者健
少者樂天真壯者勤作業天付與精神總總羈栖客恍夢故園春

甲子歲莫玉琦

生平厭讀圮橋書獨愛江郊水竹居遠隔家山雲路渺悵然何計
侶樵漁

問舍

問舍求田未可憑黃塵碌碌事頻更白雲在袖靈為諱紅葉照顏
殘身生涯兩書燈成古物秋風襟袂作商聲指東禿管知無狀不

為榮枯負友情

雨夜燈下之作

草木凋零菊滿城雨風雞鳴又途程黃花笑傲霜無力白酒酣歡

月夜情濃雨敲窗松影弄珠燈搖帶露最消飄數萬里天機淺末

許歸田事耦耕

歸途車中口占三章

迷懷知覺說法難半世飄零宵奈歸來生逝死元無識何處逢人

慈懇詞

不貪試手慈蜂衙設泊長甘似出家生來鍾情惟兩物愛詩而外

愛梅花

著起青衫愧作儒荊鄉行矣漸離孤回頭七四年間事夢影依真

幕幕殊

白屋詞

新會高伯甄澤浦父倚聲

浣溪沙 四時詞

冷豔橫斜照水梅。香風已露一枝開。孤山處士不重來。 青鳥音書沈嶂霧、胭脂舊井長莓苔。隔簾消息注深杯。

又

十里荷香上畫船。湖搖柳綠夕陽邊。笙歌猶自記纏綿。 雁柱箏彈聲嬝嬝、美人襄蕤影翩翩。誰憐慈態伴花鈿。

又

獨立江灘葦白中。大隄楓桕倚天紅。沙洲寂寂釣秋風。 雁影銜霜遙信急、蟀聲咽露曉煙籠。臨流悵恨水長東。

又

大雪紛飛驛路長。朱顏借取向斜陽。可憐人獨遠江鄉。

羸馬朔風淒皁帽、痴魂短燭夢黃粱。恍於身已渡重洋。

又 武蓋

忽向旗亭憶盍遊。鞭絲曾此送春秋。君其秀語語綢繆。

蘭客遠違晉故地、家儕世執上層樓。兩眉間展少風流。

天仙子

自別京梨憑拜爵。吾家恰是黃雲遠。銀湖水闊渡應難、危幞燕。閒庭院。東風吹墜愁紅片。

又

靜擺心旌雜恨積。春風點蕩楊絲碧。穿花掠柳燕歸來、清露滴。寒天寂。鴛鴦款對頭偕白。

臨江仙

暗恨韶華隨逝水、年々惆悵東風。迷離花絮夢魂中。多閒春謝後、心事惜飛紅。 漫此客星長照野、蕭々柳彈雜驄。天涯無處不玲瓏。剩憐星點影、點似九秋蓬。

又

故里園廬依舊在、雜紛坐送歸鴻。雜人花底学偎紅。南樓風雨夜、春事晚来空。 短鼓燈花殘影炮、何須戚々為容。安排流水上梧桐。不勝清怨月、情在緑紗中。

又

楓冷吳江秋水落、西風獨倚南樓。江郎惜別注心頭。霜池憔悴損、新月合如鈎。 白雁哀鳴黃葉下、多彈一曲無愁。英雄終古付長流。大雕纏射羅、宵恨幾時休。

卜算子

偷眼睇閩山、一片花々白。道是梅花聘海棠、占盡東風陌。　尊涵

晚來天、遠此相思夕。五柳門前愛菊人、方是逃名客。

又

隱裏吟幽情、不把雙眉戚。世味炎涼自古然、節動淇園竹。　也學

蝶雙棲、巨叢黃金屋。但覺茶甘鵲噪簷、共唱同心曲。

又

春來落花空、手弄山陽笛。前度黃公盞酒壚、今也何寥寂。　天末

倚紅霞、往事心頭覓。統索拋殘綴指琴、月臨淒涼色。

清平樂

江山佳麗。隨步含情睇。故壘徜徉蟠洛汭。裏々梅香入袂。　秦川

宮闕連天。楊妃鬒鬢長存。雖得馬嵬瘞骨、誰堪天寶當年。

又

紅隱御日照微漣波皺。解佩芳蹤憐細骨。好是有情難越。　花鈴
夢斷無痕。依依眉月黃昏。一種別離滋味、教人長憶香魂。

又

寒添硯凍。雪滿長干巷。萬事都隨名數困。末世誰昌文統。　幽禽
詩嘯堂檐。閒追香篆重纂。不是莫愁難喚、高情攀古人嫿。

又

纏花歷亂。隔浦芙蓉畔。遙夢冷隨紅絮斷。積漸流年暗換。　西風
皓月闌干。蓬山縹緲凝空。怎奈小窗琴案、朱絃冷落誰彈。

又

新鶯破夢。南浦香痕送。揖別河橋吹角凍。又聽郵雞晨弄。　片颿
鮑趁東風。詩平樂對春融。暗眼枝頭紅杏、依依不舍離蹤。

浪淘沙

回首陽關山。夢也嬉難。金城柳老倩誰攀。流盡秦淮河畔水、終日
世間。雪雨暮尤寒。照眼牡丹。雞鳴宵柝立征鞍。霧裡晴虹龍雉
堞虎踞龍蟠。

又

冷月照深林。雪擁梅臺。嬌花還待陽春開。天海風濤聞一曲、忍撥
寒灰。何處是幽栖。前路煙迷。冰心何苦怨雲泥。紅雨難憑拈嶼
遠在色詩淒。

又

心字好香燒。別路迢迢。詩吟擁被聽魂銷。道是紅情春已去、雪又
封條。高柳詠風蜩。門對空潮。一簾細雨滴芭蕉。若向鷗波亭外
水、遠接雲霄。

於中好

綺陌垂楊裊細煙。江干閑泊釣魚船。水田白鷺行踪亂、春樹黃鶯唱麗天。
風澹蕩、草芊綿。誰家驄騎喚連錢。鞭絲遙逐繁花海、不向禪堂向佛緣。

又

為愛晴光獨倚樓。回風搖蕙使人愁。藕絲難繫層霄日、紈扇無功兩地秋。
三徑遠、四山幽。昭昭遙月照長流。寧霜一夕紅烏桕、惆悵梅魂寂隴頭。

又

潮咽江灘長白蘋。川流清淺戲游鱗。幾家老屋成村落、一樹丹楓照稻雲。
話尚古、遺芳辰。水鄉風景最天真。劉伶出夢多时斷、但願餘生得再溫。

自度曲

心弦閑奏謎新聲。流水高山慰旅情。臨滄海、覽杳冥。問余何處是來程。斷續天杭攜侶雁、因循塵壤度人經。不怕蒲團曾坐破、聊相伴、有孫繁。

十載飄零家國夢、半生離亂短長亭。曾手弄、山陽笛亢不堪聽。遙望裡、故園萬里、只闌蘭蕙繫枯榮。香篆未殘午夜燈。高樓風雨夕、響答湘靈。

添字采桑子

宮梅暗向江城落、恨煞東風。減却春穠。若問花魂歸去處、又朦朧。

天涯望極南溪遠、夢已成空。綠水重重。劃破蒼冥雲影淡、聽疎鐘。

采桑子

秦淮縮遠黃花水、歌夢笙簫。昔夢漁樵。舊院風流一夢銷。

繁華自古繁金粉、江湧空潮。人賣紅綃。踏遍楊花憶謝橋。

又

桃紅落襯橫塘碧、花為誰妍。月為誰圓。一片春光似隔年。溪山嵐影天然妙、柳眼還牽。雲腳分搏。望裏平蕪玉樹煙。

蝶戀花

幾篋殘編神契處。逝卻朱顏又是桑榆暮。弱羽寧辭思遠翥。祇今躑躅芳塍路。　不恨春花難解語。只恨思歸一曲難為度。可奈宵深莊蝶去。窗花靜待銀河曙。

又

已分天涯無覓處。燕子歸來又送春歸去。紅杏紛飛楊柳渡。帶人況是斜陽暮。　一霎風光難久駐。憶道當年細雨黃泥路。遠寺鐘聲吹落霧。而今不怕花容妒。

憶王孫

明東學社稿紙

高詞

簾纖膏雨濕春泥。細草如茵綠滿隄。落李繁花小苑西。嶺雲低。欲向桃源路已迷。

又

向晚舒喉唱落花聲。春冷枝頭翔管悲。雨打繁荊怨別離。破愁眉。可似當年未嫁時。

又

桑情端為冷香深。羸女吹簫別用心。欲倚晴絲柳外吟。到如今。已分天空獨擁衾。

生查子　用成容若韵

久事謝紛華、叢底鶯簧寂。江上聽琵琶、司馬青衫濕。　行道已遲遲、我慨頭顱白。市虎卯闌難、起舞難為力。

又

猶與望遙人、蓋里門庭寂。魚鑰不防閑、村徑煙蘿冪。　小園雜生
花、涼有淒涼色。今也海天空、莫遣相思夕。

又

估道入春來、百卉多顏色。鳥語自啁啾、歌聲訴離客。　柳岸燕飛
斜暉掠闌干北。芳草照鬢眉、綠遍江南陌。

南樓令

縹緲隴頭煙。蒼茫水角天。泛孤舟、放浪晴川。月是三分還皎潔、有
人間、幾時圓。　江水湧眉空。江楓照臉丹。謝紅情、學繞闌山。露冷
回蹤飛振鷺、佳麗地、別離難。

又

佳日紀清秋。誰心競酒籌。贖襟痕、對月忘愁。欲逐飄蓬驚險事、奈
無緒、憶從頭。　福慧幾生修。英雄一笑休。問斜陽、何處句留。恰傍

銷魂楊柳岸、填此令、奏南樓。

山花子

盪鷁磨刀海一門。波光雲影漾孤邨。西下夕陽天在水、渺無垠。
輾轉焦心情鬱繁、呢喃燕語送黃昏。莫為鵑聲啼血苦、黯銷魂。

又

霧裡漁舟傍岸行。春風輕拂早潮生。孤鶩穿雲空際沒、認歸程。
茅店雞啼人擾擾、綠楊邨口雨冥冥。閒遍桃花前面是、白蘋汀。

金人捧露盤

向汀蘭、尋岸芷、快遨遊。萬重波、水撼湖樓。君山螺黛、接瀲灔、遠樹煙稠。斑斕山竹湘妃淚、點點沙鷗。
綠蘿亭、龍涎井、晉爪跡、地靖幽。正蕭蕭雨、還平晴。南巡人杳、多情湘女也含愁。大江流注、叟丸浴、送微吟眸。

滿庭芳

萬里塵襟、千絲華髮、乘風還過羊城。嫩蔓纏蔦、熟影柳條青。蝶蕩
東湖綠水、濃雲合、渲霧冥冥。何處是、釣遊舊地、掩柳岩相縈。越
臺猶鼎峙、紅棉未老、朔異光廷。問故侯安在、人事紛更。慨古歸遼
丁鶴、猶堪屬、明月孤擎。憑闌望、舉杯遙酹、一曲弔山靈。

又 有序

老友山民楊五近賦人生百年歌為不佞壽衡茲文藻因
譜此闋謝之

卅載交情、百年壽域、謝君見賦長歌。香山體制、雅韻遏雲和。綠蕚
烹泉共啜、揮毫下、似墨同磨。何況是、依然故我、羨爾讀書多。春
風吹陌草、桃花開處、賦憶秦娥。正楓旗栖點、海不揚波。莫歎朱顏
銷歇、螢鳴徑、典籍摩抄。湘縹網、重簽窣地、瀛海有吟窩。

又本意

鶯語雕籠、花香閑檻。東風吹綠平蕪。小園甃上、試手擷新蔬。蝶影翩躚競逐、芳菲晚、占斷春餘。惟有纖、丁零玉國、閑賦九章居。　春遙吟月好、湘綠重理、琴聲平湖。但生來孤寡、只作詩臞。每歎番南鴻跡、隨思及、蓋里園塵。類年境、芳洲一樹、引睡藉殘書。

落花時

桃花水漲綠楊溪。三月芳菲。春光驀地堂堂去、竟無語、鷓鴣啼。留春不住誰人管、枉惹相思。可憐殘絮飄零處、還記誦、落花辭。

詠中好　詠梅

竹外疏花遙暗香。冰肌時寫九回腸。折逢驛使春堪贈、遙到花神向自芳。　燕蘂殘、水仙王。一聲橫笛落瑤桑。上陽珠斛霜華冷、點額華韶帝女粧。

玉鏘書室吟草

新會陳汝鏗譔

讀史

史是吾家事河山戰伐頻危城憂白帝亂世出黃巾皓首猶思漢
蒼生正苦秦且攜吳蜀志遺此讀書辰

客境言懷

無事今成有事忙眼看藝圃亦荒涼一塵已遂為泯願百計難求
却老方勝會只供人笑樂餘生惟望佛慈祥雪泥滑々長街冷辜
負黃雞綠酒香

閑門

勞々人海事多繁馬足車塵市井喧安得早拋塵網累綠衣郎到
始開門

頭白歸來欲閉門且持樽酒送黃昏故家亦有新生事屈指剛添廿八孫

晚步

寒林落日遲扶老欲何之霧重山疑失燈昏路易歧有旗知市近無地不人稀勝處渾忘晚紅霞似錦時

次韻寄少石校長

老去無他嗜淂錢便買書煮茶詩味永埽徑屐痕疎清福輸猿鶴佳音待鯉魚逢君惟一醉三月已無車

二隨軒詩稿

南海閔殊鈔

九日

九日初於異國逢家園久曠亂離中故山祖墓憐衰艸遠客秋情入斷鴻兒女散居門祚薄茱萸徧插夢魂空登高且置羈危念滿目斜陽萬樹楓（雲城楓樹寺多）

秋柳以題爲韻

纔作長亭別絲絲結客愁衰容猶照水殘世忽驚秋紫燕曾何戀黃鸝不爲留疏林甘寂寞誰與伴荒洲

林木四郊疏道旁立衰柳春秋歎瘁榮老少匾妍醜形跡自難常精神斯不朽塵中逐熱人此理能知否

讀史

得民古訓本昭昭敺爵敺魚總未饒唐帝開邊空好大明皇專制
祇增驕縱來狐鼠先承寵誰與松杉後不凋掩卷夜闌身在遠更
闌興替到今朝

雲城秋霽

雨過風收眼乍開萬楓紅捲夕陽來陰霾不是經旬合快意何由
得此哉
一霎晴光尚薄寒白雲住處掩秋山疏林滿地飄黃葉引得詩人
幾個閑

歲大有喜賦以十月納禾稼爲起句

十月納禾稼新謨開壯觀時宜民力贍暴去政情寬喜色敷村落
閑身樂歲闌勤生原不匱興廢此中看

懷人（非一時之作）

寄楊偉強香港

相望何從水一方竟教世變各行藏風雲似定天無語艸木初彫地有霜絮話市樓惟昔日深鐙書舍卻殊鄉夜闌易起羈孫感況復思君百轉腸

寄陳潤德佛山

天末故人傳病訊臥牀猶復荅吾函書生老去疑筋力世事憂來畏謗讒少日抗懷彌可念清時諍語未須緘晚晴珍重多將護一笑還忘味苦鹹

寄潘新安香港

懷人況值歲將殘風雪連朝意未安四十年來曾患難萬千里外尚波瀾言從昔幸相知契臂助真慚見宥寬詩賦暮年留後約何妨是處共盤桓

寄陳錦新香港

思君憶往倍依依瞬息風雲世事非變巨未容輕去就言龐孰與
定從違詩書舊學宜參徹桃李新陰待長肥他日重逢究何處但
教春在惜芳菲

初雪

驚寒何栗烈凝白乍參差艸木從時異乾坤此際奇清吟誰與和
高臥世方疑遠念故梅訊彌深初客悲

客境言懷

北來荏苒逾三月老至蹉跎守一齋遷地未因時難亟讀書容令
客愁排豈無旨酒招朋共寧分閒身與世乖乘興寒冬放晴日溪
山隨意曳芒鞋

閉門

客舍栖遲北地寒閉門聊託此中安清齋虛籟心常遠滄海橫流刼未闌老不成才甘作隱士非宜世復何干深居檢點平生業羣籍猶當仔細看

塞鴻

迎寒橫空鳴結陣背仄日蕭瑟塞上音聞之客鬱〻

遠戍老益悲故國德音杳鴻影搖天深征夢何時曉

晚步

寂寂村邊路閒行暮色蒼疏林連短屋羣鳥下斜陽遯世羞言老懷歸怯問鄉野空心更遠疑是一僧藏

峭風輕送履信步四郊寬地僻游踪罕天低日色寒斯人成獨詠浮世果何看不盡蒼茫意行行更杳漫

古意

風雪征朔方曼曼行役苦泣別悲門閭哽咽不得語戀親肯舍予
懷幼最憐汝從茲越關山吾王正耀武我老才不成願兒謹出處
六籍須究心門庭要自舉守身慎其獨濁世多網罟重晤終有時
吾檝期得補

別

忍痛辭故夫故夫豈無金沃田漫郊野夏屋連山林忍痛辭故夫
故夫豈無才積學誇五車列位高三臺忍痛辭故夫故夫豈無貌
佼佼明風姿提提善色笑忍痛辭故夫祇爲故夫惡斜睨拳立加
竊談綯相縛辭夫欲何往遠走天之涯天涯霜雪重南人自非宜
但得此心泰寒窯不須悲故夫改儇行重合當有時

雪地寒

朔氣盈天地連朝雪跡深故人天末訊初客歲寒吟草弱經時敗

梅慳向夢尋老來姑自適不爲苦層陰

默坐

一簾疏雨送黃昏遲客不來深掩門默坐未宜耽世網閑居惟得戴天恩老來自惜清平日別久誰傾肺腑言籬菊方華看粲粲好拌心力護新根

望雪

空舞銀蛇此際忙皚皚原野試新妝尋詩正喜梅初放觀雪偏憐目已傷（右目在割治中）望裏江山非故國念中關塞又殘陽遙天誰寄相思訊入夢京華總斷腸

仿李白塞上曲

大漠連雲遠蠻兵百萬陳烽烟時欲起狼虎詎宜親匈奴終古患西北何曾晏寇禍此時深覆師防用間三分魏蜀吳宰割似無殊

旨主方謀國從来失道孤

江南曲

萬樹尚枯枝寒梅欲放時登高望殘壘空吊護城水今古一征途
匆匆出帝都

浩瀚水浮天帆檣逐曉煙消息通吳越大夫久已沒游子莫驚心
三山鳴好禽

疏雨訪名園斯須又日暄明窗開靜境晝午移花影信步過城郊
千秋劍氣高

二月柳條新六橋煙雨春粼粼湖水媚小艇翩然逝歸鶴戀孤山
輕風引我閑

嶺南曲

蠻夷大長稱臣佗天子德威仰巍巍中原文物南行多化民成俗

從弦歌開元曲江出名相文場元帥語何壯能友王孟端士句杜老咨嗟失屏障昌黎來後文教敷迪德傳學宏詩書南海二逕臻名儒劉軻令譽幾韓俱入師推尊白沙子養出端倪從靜裏甘泉有道堪繼軌廣宗精粹體天理攘夷不屈明三忠書生節烈爲鬼雄成仁取義揚儒風凜凜正氣兩間充有清外教播新學百學通航得先覺維新革命相繼作乾坤再造終非昨

頌春詞

窮冬風物漸成陳大地依然又好春淑氣潛隨青帝入百花相慰老來身

春來勃勃見生機老境休嗟百事非我意屬春春屬我期頤耄耋世寧稀

題齋壁

房櫳悄悄得幽居淡泊書園亦晏如風過禽聲落簾幕月移樹影散階除日閑翻喜春歸晚地僻何嫌客至疏異國微生須倍惜抱經容我補三餘

賦得一年將盡夜以題為起句

一年將盡夜客意似翻瀾去國今彌遠居夷事總難閑身疑贅物俗眼薄儒冠餞歲宜沽酒良朋且聚歡

初抵雲高華市樓敘舊次雷基磐韻並簡高澤浦陳汝鏗楊舜文伉儷

退食今垂老幽栖好讀書已離宗國遠未覺故人疏走壙誰驅獸臨淵不羨魚吾儕容縱浪門外謝公車

又次高澤浦韻

王式當年本不來（借東坡句）尚欣諸子許趨陪人微豈便文聲寂否極

還期國運回世論嚣嚣乖正道客懷渺渺負深杯余止酒多年餘生可
見昇平日多禱天公降傑才

客居雜詩

一葉離故枝因風飄海澨荏苒經暮年更傷異方滯悃悃辭宗邦
茫茫嗟水逝懷抱空自憐於時亦何濟
閑居聚兒孫初享天倫樂奉養體親心晨昏見誠恪聊以慰客懷
客懷未寥落亦足娛林泉風日豈蕭索
書齋向園開二隨以爲號應變宜隨幾隨遇則毋躁老至惟愛靜
今能從吾好但求讀書樂何須定深造
門外臨大地縱望空平蕪未嫌樹林少但喜朝陽敷晨興活筋力
高氣容長噓不見過路人牽影從老夫
豈之磊落士同作天涯人昔曾盛意氣涉世多酸辛明夷取深義

結社今隱淪來後一謀斂茶清詩句新

秋深

一夜飄黃葉晨興滿小園雲低天欲墜風急樹疑翻室邇偏人遠
秋深又日昏能無搖落感客邸久閉門

懷舊一首呈梁師簡齋 並序

東夷南侵香港淪陷時晝入容君仲生過簡齋師用陶公九日意爲作菊酒圖師欲紀之以詩擱禍未果後以斯圖贈余而題識其事忽忽於茲二十有六載余今移居雲高華縣諸寓齋則侯邑亦老矣回首前塵識不勝其欷歔懷舊之情也甲子初冬記

菊酒高人筆窮愁處士懷詩情難有述國事總多乖夢繞傳經舍
圖光寓客齋白頭相念苦秋老海之涯

生朝

六七羞稱翁老朽何足說高志誇少時長大非俊傑今夏初退休
世情適杌隉迎養兒意誠遂爾重洋越昔日父母恩深愧無報述
孺慕今恪度中心益淒切身世雖轉蓬豈敢忘六籍兀兀窮三餘
曾欲希往哲季世悲陵夷橫流百川決微力難振衰肝腸空內熱
豈無有心人憂道能守拙風雨猶雞鳴薪繼火不滅異邦寄閒身
蕭索憐歲月初度興余懷惆悵而咄咄

示內結婚四十周年作

家室相諧四十春移根竟作異邦人分門兒女猶知本列架詩書
不療貧蔗境晉甘歸淡泊世途經險憶酸辛感卿時作雞鳴戒白
首歡愉得隱淪

次韻高澤浦雨夜鐙下之作

疏樹連村遠隔城蕭蕭涼雨散秋聲深鐙孤館三更夢短榻寒窗異客情天墨定知行腳苦夜闌彌覺坐懷清故園萬里長相念喜報豐年不負耕

眼疾

廣院幽幽雪又深病軀此夜旅愁侵艱難閱世偏傷目老大居夷總負心易膜聚光神欲朗研經論史志寧沈書生事業何曾了小苦刀割詎不禁

晶瑩雪地夕陽橫素裹紅妝分外清隻眼看天難了了此心耽學尚營營錄詩暫假荊妻筆問疾彌殷舊友情一室自安良不寂家人溫語慰餘生

游烈治文觀音寺

日午尋村寺巍然古殿開禪機藏靜境野色上高臺葉已初冬落

人從故國來老僧傳雅訊明日賞寒梅此間華人時在寺中作藝事雅集

感舊四章 並序

戰前余未弱冠鄉居安謐就外傳作童師得沐諸名宿德風於心終不忘今垂老居外國益增思舊之情因感賦四章以志之

黃師伯始茂才

州里尊前輩師儒守道堅苦心劬造士高行恥從權就學纔童稚推懷及聖賢異邦垂老日猶記受知先

周師恪叔太史

鄉校延宿學舉欽翰苑才隨班為後進入室許深栽經史初窺徑文章稍結胎衹今徒老大手澤重低徊

朱夢齡孝廉

交重忘年契斯人仰老成春風嘘後輩尊酒快平生公豪于飲時与余等作文酒之會名以文章達鄉教道路清公主鄉政多年鱣堂陪末席追念不勝情

李家銘如兄

少日欣同道雕蟲得見知感君兄弟愛許我笠車詩与兄共讀于九江中學畢業時兄贈詩有戴笠乘車約莫寒句弱冠竟辭世餘生能語誰遺音歸絕響總對月梅時兄著有月梅齋詩惜世亂中已佚

再寄潘新安

當是靈犀若可通寄詩恰值往來中朋情在處無南北世事經時有異同雁影似從邊塞遠菊芳永憶故籬東細推物理看離合迴溯方知水未窮

聞儒林延年會停杯感賦

歡聚祝生辰高樓春復春豪情千盞醉白髮幾莖新杌隉嗟今世

凋零憶故人黄壚他日痛踪跡更誰親

讀獨漉堂詩

孼子孤臣事足哀先生寧止富詩才間關萬里通南北高志中年倦去來懷古傷時聲淚竭思親哭墓肺肝摧行踪晚日何求白一任餘情付酒杯

得陽田諸子見懷詩卻寄

久聚初離感念多花光松韵近如何避秦偶託陶潛記歸漢終聞蔡琰歌別後佳時虛篕盞亂來舊夢悵風波殷勤遠道勞相問就硯猶堪向老磨

荅何叔惠見寄

更覺相離苦紛紜世亂中題襟曾白社接席久黌宮風雨時多變文章老未窮傳薪吾輩事黽勉兩心同

重刊朱九江先生集後作 甲子補稿

西江江水清且漣洄洄流繞吾鄉邊奇山偶山復相望靈秀迭代
生名賢清季咸尊後朱子禮山學派開百年融和漢宋歸六籍溯
洄洙泗朝文宣四行五學揭綱領經世致用鈎其玄簡岸純儒接
遺緒康門用世斯行權先生講學振大義瑣文不屑求言詮病革
累月盡焚稿後學謨想鑽彌堅零縑斷簡益珍貴門人悉力蒐餘
篇成集今逾六十載鄉人重印光幽潛余愚何幸董斯役黽勉從
事恮誠虔吾家鄰近大儒里幼聞教澤心肅然少長受學遊鄉校
有堂奉祀陳豆籩先生行誼記碑石高文正學終古鐫身體力行
動宸聽此語服膺尤拳拳為邦吏治矜節行古今一例宜乾乾脩
己治人發儒道先生遺教即書傳

肖娣五嫂從佛山來港定居 甲子補稿

不見阿嫂十三年今朝重聚寧易得禪港相去路非遙猶有萬山
阻出入阿嫂孀居孑然身嫂無兒女我無姪儂倖獲准來定居此
後相顧終可及初至欲語翻難陳情深別久悲喜集戰後曾憶歸
古禪留命昇平快何極當時見嫂復見兄今祇嫂來兄已卒卒前
阿兄陷獄中黨人構禍横誣逼慰嫂那忍言及斯言之恐嫂增慘
感鄉居聚族原怡怡抗戰十家九空室連枝骨肉僅二人兄遷佛
山我去國忽忽廿載紛變遷覺覺一葉開弱息舊事此時集心頭
心酸不敢對嫂泣

還鄉吟 甲子補稿

尋先塋

緣園直下趨蝸岡考妣墓在山之陽道路崎嶇越林莽入山猶辨
彎徑長築墓當年費工力豐碑巨壘何有忘奔走徧覓了無跡但

見衰艸時低昂詢之村老云不誤此地果是桃源旁名里凝立憤悲

終自抑綱隳難怪摧倫常新鬼無歸舊鬼哭昔人何罪今人償望

山設祭黯然去數數回首天蒼茫山木蕭蕭更清寂卅年游子空

神傷

何廷苓如兄自龍江來敘

匆匆來小敘日冷意猶溫聲貌差堪認荊榛未盡言浮生驚客夢

暮景愛江村姑置憂危念同儕幾輩存

晤鄧生錫恩

恐負煙蘿約驚心世道艱丘墟懷講舍荊棘痛鄉閭薪火堪傳業

杯盤且展顏卅年傷別久猶幸老能還

二隨軒文稿

南海閔殊鈔

二隨軒記

甲子之秋。七月既朔。余攜婦自香港移居雲高華元生兒家。顏所居曰二隨軒。客有訪於余而問之。曰。二隨。何義也。答曰。隨幾應變。隨遇而安。謂之二隨。亦常言也。果有說乎。曰。余豈好異哉。爲志心聲而已。夫自無極而太極。太極而兩儀。天地無時不在變化之中。然其變也。蓋有幾也。知幾其神。豈頑鈍如余者所可企及。無爾。則欲隨幾應變焉。東西逐流。是寧志道者所應爾耶。曰。余何足以云志道哉。雖然。未敢妄自菲薄也。應變者。變其所當變也。猶有守者。不變其所不當變也。其形可變。而

其心不能變也。運用之微。存乎此一念耳。安則敗名。又何為而取之。曰。惡。是何言也。方其進也。安則敗名。迨其退也。則安之惟恐不及。禮記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孟子曰。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然則安又豈易言哉。亦以勵吾志云爾。客領之。莞爾而笑。逡巡乎斗室之中。縱目於窗几之外。指點櫥架。摩挲楮墨。相與暢談為樂。余因錄彼此所言以成斯記焉。

致某生書

近誦來書。意氣懃懃懇懇。足下卒業上庠後。猶復耽研國學。而以取經相詢。余雖老拙。可無一言以相告乎。夫治

學必先立志。立志必當遠大。我國自清季以還。杌隉不安久矣。激進之士。怵於國勢積弱。科學茫昧無知。遂急歸咎於孔學。必欲徹底摧毀之然後快。數十年來。一意取法外人。而忘其本。然其亂國乃益甚。痛定思痛。亦當迷途知反矣。國於大地。必有以立。我國數千年文化所繫。豈無一精神堡壘為之翠衛也哉。此精神堡壘者何。孔學是也。何以言之。國之本在家。古今中外不易。故治國必先齊家。而家之本在於倫理之樹立。父子兄弟夫婦和諧相處之道。豈但侈言功利者所不能達至。抑亦讀聖賢書而不知權衡者。無以進乎脩齊之義。脩齊之道。於身於家。唯誠與愛。推而致於國於天下。自然得治平之化。非徒法治之治也。謂其不外乎人情也。且今雖盛稱法治。然無德教為根

本之圖。則徒見擾攘。事倍而功不半。蓋守法執法者亦俱在乎人也。孔學於此既有其精深切要之道在。奈何遽謂為陳腐而欲盡棄之哉。溯孔子迄今。歷時甚久。後人對孔學不無歪曲或紊亂之者。而現世情事。自亦與孔子時未盡相同。此則如何以復孔學之真。更從而斟酌取舍之。以建立一新儒學之文化觀。誠關心國故者刻不容緩之責。余所謂立志必當遠大者此也。且維繫此精神堡壘與吸進西方物質文明。原非鑿枘。要在乎運用之微耳。匆匆布復。難罄所言。然鵠的既正。自茲以進。足下當知善圖之矣。

英煇草堂詩稾

南海山民楊雲巽齋譔

九日

日月逢陽乾用九傾壺無酒憶陶潛中原節氣殊方異盡俗人情後輩嫌百里未輸行腳健十年贏得鬢絲添短衣布履歸來晚猶插山花滿帽檐

秋柳

張緒當年未白頭靈和殿冷又溪秋宮腰舞罷曾傾國雲鬢妝成獨倚樓白下西風吹斷夢章臺夜雨綰離愁無情却是留情處亂絮飄絲送客舟

讀史

昔聞燕趙隱悲歌匹馬春陵仗劍過反復一篇游俠傳縱如朱郭

亦無多
魏武臨江把酒時擬追漢祖大風辭聲來水上人何處究在東山
零雨詩
胡馬嘶風朔雪天江南宮闕鎖春煙六朝人物無真主紅粉金戈
又百年
阻兵無衆忍無親衆畔親離禍及身莫怪五朝長樂老大都稗販
視君臣
為保先朝壁一雙宮娥忍淚送歸降自聞賜酒西樓後不少南人
畏渡江
一擲三看歎比干當時朝士膽俱寒豈知今日俳優戲猶學先生
演罷官

雲城秋霽

連宵風雨撼雲城失喜今朝乍放晴坐對倪迂秋霽本平湖木落
遠山明
秋意教人分外閒簾前昨夜雨潺々起来北望雲開處一綫微陽
映雪山

歲大有喜賦 以十月納禾稼為起句
十月納禾稼即此量歲功田夫舉盃慶大有村童擊鼓歌年豐千
倉復萬箱黍稷重穋禾麻菽麥重疊重雀鼠不復穿瓦墉矜寡惸
獨盡歡容室有餘布巷聞舂畫爾于茆宵索陶入此室處以禦冬
美哉如聞謌豳風大朴未散始發蒙莊生馬蹏愁雕攻燒之剔之
加磨礱桀黠紂虐秦暴兇殘民以逞争英雄奪民衣食毆而納諸
罟獲陷阱中白骨委路溝血紅山崩川竭天怒人怨暴政日暮終
途窮一夫高呼萬聲從天視天聽豈盲聾殛鯀羽山除四凶與民

更始期有終樹藝耕織家々同恩斯斯勤斯惠我農

懷人二首 并序

吳家灝字廷士順德人簡讀書堂學長簡岸先生孫壻也通經史能文章旁耽禪悅廣州陷落前歸大良音問遂絕問其與往来者則曰似聞戰時乏食舉家餓斃于鄉云噫可悲矣君長于予盖十稔曾以兄事之臨别贈予有句云偈語一聲參淂透他年珍會寳蓮池豈遂成詩讖邪

戰亂無消息懷君五十年一聲參偈語如見遠公蓮

張習智字守愚番禺人好讀書性恭謹温厚與予同事簡門三載當佛山陷敵前夕與之惜别君告我曰商業新營家累復重不能行矣數歲後予歸佛山見君之兄凄然告我曰習智積憂成病没已年餘其遺子稱齡其時予又不

克慰其家人存没之情于今耿々

寇至難為别嗟君家累深歸来問遺嗣學語未成音

初雪

履霜知候變雲凍作羊形數片初飄白高梢漸没青開軒觀快雪

下筆寫黃庭欲訪戴安道還疑酒未醒

客境言懷

故園久不遞親情日已遠莫歎淂書遲鄉心随夢斷

朝看陌上花暮見隴頭草何處非吾家何地非吾土

閑門

隱几論齊物翛然養木雞閑門焚草稾讀畫問荊妻習靜性成癖

馮虛意轉迷叩扉来二老三笑過前谿

塞鴻

塞草衰苜蓿乾黃雲萬里天山寒彎弓射鵰人不還塞鴻羣飛歸雁門雁門關上空積垣太行落日懸金盤、天蒼々、河黃々、齊州九點煙微茫青徐非復魚稻鄉、鄒魯諸生愁絕糧禮崩樂壞彝倫亡、江南望荆蜀、南人有食苦不足東阡西陌盡公田、萬戶千家僅饘粥、高飛掠過廬山雲、潯陽江頭嗟失羣、洞庭多風阻歸信、聲斷長空不成陣衡陽何處稻粱肥、鴻兮鴻兮當忍飢、

晚步

黃昏斗室坐枯禪晚向長街步雪天霜後草如初白髮歲寒松化老青年隣家隱約圍鑪火遠處空濛起竈煙犯夜已違行露戒中腸雖熱只堪憐

古意

采蘭在空谷供之白玉盤邯女好蛾眉一朝入朱門披羅食美食

出入乘高軒容華日顦顇言笑誰為懽宛彼瓶中花朝開夕易殘
懷哉田舍郎相看各歡顏

別

一葉輕舟遠送君春風吹水綠沄々楚天不盡崇朝雨南浦空餘
日暮雲

曲池初滿小荷圓寸々離情柳綫牽惟有来禽知別恨將飛依舊
遶簷前

歡聚無多怨別多征車上道夜如何秋風為我送佳客一路隨君
過渭河

行盡長橋更短橋南溪積雪未全消開春好待還巢燕望海時思
有信潮

雪地寒

雪地寒雪地寒朔風巻雪行路難玉山四面銀蛇蟠氷川千里玄
雲團車無脂兮馬無鞍重裘疊毯還嫌單胡雁不飛愁可汗虜廷
煮酒燔羊肝雪地寒雪地寒憑誰傳語到長安

默坐

坐忘慕顏子守默異王通一息吾心在多言理數窮波濤喧地籟
雨露減天工無限痌瘝念民胞物與同

望雪

乘車向北行遥望北山雪雪上顆々珠寒光夜不滅
遠樹發瓊枝犇車来白馬不見早行人雪佛笑啞々

倣李白塞上曲

天子命和戎葡萄入漢宮玉關無戰鼓大雁舞晴空羌女好顏色
明眸雙鬟黑胡兒牛羊肥合駐酒泉側四海盡騰歡鹿鳴燕可汗

烽煙靖河翔燈火滿長安

江南曲

江南風景好紅桃映緑楊煙雨瓜洲渡帆檣黃浦江大兒騎駿馬幼女試新裝前門喧鑼鼓後堂羅酒漿昔年魚米地漕運常繁忙自從大兵来勁弩射錢塘三年兩天子十載幾侯王家々索役丁户々追餘粮可憐墟壟廢無限田廬荒莫頋江南曲々終斷人腸請看長江水晝夜流湯々

嶺南曲

春風催花棣来巷口新泥滑盤上水仙開大娥盛賛牡丹好小娥愛弄含羞草大娥小娥買花歸日映朱輪香滿衣

東隄望燈明亮珠娘喚聲嬌迴波輕蕩漾南来北客最銷魂他年歸去寶滿身五羊果是神仙地珠江夜々魚龍戲

荔支香、葡萄黃、葡萄浸美酒、荔支釀蜜糖、錦衣玉食應無數、只憐
日々秋娘老、南人重利不思家、前年浮梁去賣茶、
鶩潭水清如許、高樓永夜歌、白日游人醉、才大贏得身蕭條、錢多
好向旁人驕、南方土薄情更薄、專向窮人罵窮惡

頌春辭

最是牆頭嫩緑新、時光真羨少年人、盈々帶笑遥呼我、十斛明珠
難買春
老大才知春可憐、滿城士女趁春妍、人々歌頌春光好、只為春光
不賣錢

題齋壁

齋小惟求膝可容、閑門高卧愧元龍、近来作業知何似、半是書生
半屬農

賦得一年將盡夜 以題為起句

一年將盡夜天運暗推移甲子詩文會明夷象彖辭有容須積學得益轉多師卒歲徒餔餟吾今媿樊遲

一年將盡夜光景逐奔輪無事疑尋夢文章止潤身艸元新故實花甲老天真早棄田廬去俛迂一革人

和陶九日閒居 并序

北國閑居雖乏陶潛之趣頗習嵇康之懶異鄉九日菊有黃華門無白衣聊復自娛惟孺慕之忱積齡之感不已于情爰依陶公製題并次其韻

衡門罕人事養拙葆餘生家累羸自給庶無忝親名他鄉逢九日晴雨時晦明先塋草木長天際雁無聲俯仰異今昔人壽常百齡顧盻在一身形正影不傾湯嘲參軍醉而羨司馬榮肉食安足謀

濁醪且怡情嗟彼題糕客功業終何成

讀白沙子 附序

予少讀孔孟書中折入老釋未達乃返求之宋儒主一之說會同陸王白沙之學豁然頓悟自得訣云力學求證澄澈自然頹終身由之曰書白沙子集后

碧玉樓中何所藏明珠韞櫝久潛光黃雲紫水空陳跡魚躍鳶飛已兩忘對石無言瞻彼節（先生愛蓄石自歸石齋）讀書終老愛吾鄉不知五百餘年後誰會澄心證紫陽（先生詩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

書亭林集後

五百年來無此詩崑山一代仰經師春秋大義尊王統周召遺風頌母儀早校音書存古韻日翻文錄出新知青燈我乏傳極語徒想先生講易時

遍野哀鴻盡廢墟百川騰沸歎為魚興亡豈獨匹夫責利病攸關
天下書東海胥映輸薊北大江形勝控南徐十三陵畔添秋草長
對孤臣走傳車
知恥端從養勇來士夫無恥國家哀中原有莽傷稊稗溪谷為陵
只戰台陟彼西山薇可采言歸栗里菊方開亭林學說通今古杜
煞苦臺代剪裁
如聞講論德州城東海諸儒半友生善行本來無跡轍讀書何事
費躬耕眼中史局人材缺身後文章學派成晚進謹銘公訓戒不
為諛頌不要名
禁城春柳淚絲長杜宇聲嘶怨海棠國脈已枯埋左斗臣心如水
哭歸莊那堪餞莩聞王父忍使卑官辱母娘獨抱遺書完晚節孝
陵松柏欝蒼々 思宗自縊海棠樹見翁山詩

不因苦節殉君親為保斯文啓後人翰苑可曾仍漢學諸公畢竟
是明臣家僮發難田廬沒弟子殷勤客舍貧八百里間兵甲洗秦
川還許作耕民

甲子中秋雲城迎月憶昔年荃灣謝廬之會浴于珍珠潭雜
坐潭前涼颸頓生山雨驟至相與避席檐下少焉雨霽月出
長空皎然乃復開筵花間啣觴賦詩引孟說斂各成詩若干
首興闌戴月而遶斯會也于今三十年矣月下懷人悵觸舊
情感賦二律遥寄黃七謝八近簡高大

珍珠潭畔謝侯家澣濯塵襟待月華卅載追思疑夢寐當年題詠
失籠紗清輝漸滿嬋娟近遠籟無聲北斗斜離合悲懽陳迹在更
堪頭白各天涯

明月今宵細意看也知圓滿十分難風搖玉樹瓊宮冷影入銀河

大地寒同在幻中兼苦樂試從無處了悲歡人間天上長如此未
到圓時似未完

偶書

未能致富便安貧清節常疑半假真若使後車同載去西山無復
采薇人

書獨漉堂集後

紹武君臣碧血餘南州烽火幾邱墟覆巢拌死收完卵夷壁偷生
讀禁書懷古千秋新涕淚登高九日舊簪裾行藏若與翁山比屈
子甘為楚接輿

人生百年歌

百年五驛站一站前後分幼青壯中老過程試略陳初生性本善
髫齡樂天真十年曰幼學二十正青春如日之初升如竹之有筍

三十學有成滿腹皆經綸行空類天馬奪帥入三軍四十壯且強
大任在一身逢山即開路遇水自知津勤勞過廿載事業淂植根
六十始中年壯志未沈淪七十八十間生活漸單純行年近九十
老境一番新有口尚思食有耳如不聞有錢盡酤酒有友可論文
游戲天地間富貴若浮雲期頤今慣見耄耋尋常人

英煇草堂詩稾終

南海山民楊虞巽齋譔

釋名賦

主人閒居。嗜古如飴。學犧文之易。謌雅頌之詩。明而未融。信復生疑。尋淵博于雄向。徵篤實于頤熹。維陸王之易簡。養陳湛之端倪。嘗聞博而反約。終懔學而不思。是故主人奮然自勵。反觀省察其所為。樂取諸人。增益其所不知也。於是潛文用質。篤行務實。學問思辨。靜處一室。晝披芸編。夕弄紙筆。念百年之悠悠。惜分陰而愛日。爾乃遯于東。韜其光。葆其明。十載於茲。无悔咸寧。抱膝而吟。紉蘭為馨。含英揚輝。草堂之靈。因當軒而請于先生曰。吾愛吾廬。孰宜其名。卜者沉吟曰。得之乎君。君哉舜也。舜巽音諧。以名斯齋。履信思順。剛柔不乖。子以為何如。主人曰。願聞其義。曰。子不知夫巽

卦之象乎。陰生于初。未正其位。巽以入也。風行無滯。說卦巽風也木也白也入也。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惟疑致覺。靡入弗得。縱有凶吝。亦匪以極。

女長成人。貞順厥德。剛能擇乎中庸。柔以應乎內則。子其利見大人乎。巽卦曰。小亨。利見大人。亨。夫大人者。行事以申命。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或可小亨。不容大勝。子將有進退。利武人之正。巽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象曰志治。治則不惑。從功于田。三品以獲。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往有功也。是知可以為文。可以為武。用巫用史。勿喪資斧。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九五。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上九。巽在床下。喪其資斧。正義曰。喪其資斧。失斷之謂也。

聖人設卦觀象。義之精者。卦德之所示也。子曾讀繫辭乎。巽稱而隱。為德之制。巽以行權。知變者貴。繫辭云。巽稱而隱。又曰。巽德之制也。又曰。巽以行權。子曾習說卦乎。萬物出乎震。齊乎巽。所謂由微而著也。易言乎齊。易道至微。微則無所不入。如春風之披披。如白雪之霏霏。說卦曰。萬物出

乎震齊乎巽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通注曰自震至巽由微而著也巽風也者如春風之披々巽白也如白雪之霏々巽陰伏于
下故性沈潛而机智婉轉惟隱斯彰。無逆不遁。其于人也為股。其于物也為雞。
說卦巽為股為雞。通云。股兩垂而善行動。雞聲鳴于天而氣為純陽股兩垂而善動。雞振翼而能
飛。然而飛而不高。行而不遠。其於人也。可小知而不可以大受。有
偏蔽而終獲補捄。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唯仁壽。子誠信予。何咎
之有。主人曰。嘻。先生演易其神。何循循然而不吾嗔也。又安知予
之言多而無文。有命而不申。行事而因循。若史若巫而紛紜。焉敢
期其大受。幸無辱乎微身。人之生也。與風兮同紀。與木兮同春。與
股兮常奔。與雞兮時鳴而後聞。方風雨之如晦。胡乃叩乎乾坤。乾
尪父母也。巽長女也。吾寧不鳴而雌伏。奉親而不還。清白守傳家
之業。柔順克剛亢之偏。如是而已。書不盡言。卜者曰。今吾子固窮
深居。巽格中孚。本義云。巽通乎中孚。默守不移。進退自如。雖未通乎大道。而

知幾達變。却無殊也。主人拱手稱謝曰。微君之故。將奚適而非悞。多君之言。利所往以自存。

碩廬堂讀書記

在昔先正有言。為學不本所師。未為善學。治古經者尤然。故易有丁孟京田。禮有高堂生。書有歐陽夏矦。詩有韓嬰大小毛公。春秋公羊穀梁有胡毋子都子沈子。左氏後出。其學傳于劉賈服鄭諸家。此之謂心法也。苟無師傳。雖皓首窮經。猶東視不見西牆。終為班生所誚。不亦勞乎。雖然。古者不乏經師人師。自我作古者。其亦何常師之有。是以聰明魁異之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有餘師矣。傳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然則思之為用。誠大矣哉。故曰。學而不思則罔。學與思交相並行。而不容偏廢者也。韓詩外傳引孔子之言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

廣矣。是故吾門師訓。必先由學而後至于思也。予幼承庭訓。先君子目睹遺經之方墜。命予逆流而上。溯古聖賢之學。時人多竊笑焉。予年十二。由鄉塾而自請謁于簡岸先生。時先生八十高年。隱居忠義鄉之再泮書屋。許予進見。且告以脩身讀書之實。曰。近日外邦人士。極崇仰漢學。予年雖幼。猶能記憶先生之言也。簡讀書堂者。簡岸先生喆嗣師韓先生館名也。師韓先生講學於斯。遂得從游三載。簡岸先生泚書堂。朝夕伏案。譔續通鑑論。已而。適羊石。居松桂堂。杜門著述。以終其身。凡所譔定。悉為中外學者慕重。遠方求購者。莫不景仰此經世大儒也。南海任先生掌教羊城禺山碩膚堂。校曰廣才。學者稱子貞先生。紹簡岸之傳。以明經正學為士子表率。嘗告學者曰。讀書非以為名。而是為身。非獨為一己之身。應如何以及天下人之身。有正誼不謀利。明事不計功之槩。是

直上承九江簡岸之學統。故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在清之季。先生設帳城西。其後乃得碩膚堂為館地。此陳文忠公子壯讀書處也。任師振木鐸于窮時。榜脩身讀書之實。以掖後進。予幸列門牆。閱兩寒暑。初從應對進退。以至於立身行道。一以先哲為榘矱。固不尚虛文也。先生許予假館于堂之旁。堂後即先生書齋。因得常執經而問難。先生忻然接見。若對其親子弟。然後知先生之教人。非徒以舌也。先生粹于易。湛于書。涵泳于詩。論證于羣史。予初聞釋屯卦。說繫辭。講盤庚三篇。誦邠風七月。至於今終不忘也。學非為名。而時人舍實以競虛。道以持身。而世士隳體而忘本。追論其脩己安人。正己而正物哉。此吾師諄々訓誨。蓋由其內心之所發。發之於心而欲見之于事也。當是時。簡岸同門在碩膚堂講學者。有譚師惠擄。主春秋左氏傳毛詩論語。陳師暉吉。主尚書。伍師伯

典主楚辭史記。至如張師穀民。姜師福年。梁師有觀。或主文選。或主通史。或主學案。凡有用之學。靡不具備。予與二三共學。均自讀書堂来城就傳者。彼此以勤奮自勵。於簡門經傳。恪守彌篤。而諸先生各有所啓發。予不揣淺陋。自擬原學為題。文成數千言。論學之大本源。進呈于任師。師閱竟喜甚。批曰。治學之方針既正。可以衡開萬里浪而不迷所嚮云。小子狂簡。不知所裁。豈敢不更自力乎。無如時遘陽九。國懼其亡。雖云復經可以起衰扶危。而病在膏肓。葯輕勢殆。安見一盃水可救輿薪之火哉。於時挑燈夜課。至無衣板蕩之什。慨然有感興亡之在目。禍至之無日。倭寇惡跡。已流毒全國。國人皆曰唯抗戰始可以救亡。而當國者猶伈々俔々。惴惴然事之以子女玉帛。不得免焉。予方讀盤庚遷殷。民不適有居。喟然歎曰。是剝床以膚。焦土抗戰。全民奮起。共赴國難之時也。一

夕。正黙念通鑑唐太宗之言。謂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讎敵。其時約三鼓之候。忽聞巨響隆然。若近咫尺。已而。人聲諠闐。始知碩膚正座棟折梁壞。而任師向日手寫讀書脩身之目。與中庸學問思辨行之訓。俱墜地破碎矣。噫。文武之道。豈今夜盡矣乎。抑天喪斯文。遂成絕學矣乎。不半載抗戰軍興。予亦辭師歸里矣。追維戰亂之餘。數十載糊口于四方。望道日遠。今幸得還讀我書于異國。拳拳服膺。猶恐失之。況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哉。我思古人。遯世无悶。知我者其誰歟。

毛詩鑰序

自南宋後而易廢矣。於元詩廢矣。於明禮廢矣。至清之初葉書廢矣。及其末也。春秋廢矣。洎乎今日。六經皆廢矣。豈不大可哀哉。然而哀者樂之始也。剝者復之漸也。廢者成之基也。繫辭引孔子曰。

乾坤毁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明夫聖人教人信道勿疑也。天之數有常。地之數有序。而人之數則有變。因其變者而反覆推演之。為治為亂。為興為亡。為生滅消長之幾。其間似不容髮。所謂存續之際。若近而遠。若離而合。或千數百載。死々生生。存々亡々。飄柔綠于懸崖。風起及時。吹嘘得力。偶會於其所合。遂巧為延續。似非出於人力者。傳曰。君子不憂不懼。順時也。夫集義以積精。積精以適神。使廢者復活。枯者頓榮。物理如此。人情奚異。既有者不便使反於無。而無者則往々使之為有。天道也。人道也。六經之義。其在斯乎。信有其可行之理。是故嗣音雖遠。未必遂絶。軼響雖沉。終回其聲。君子守道貴不移。而損益增減。隨其勢也。寔晚志于學。遺讀書種子垂絶之日。逆流鼓櫂。勉強力行。時皇惑不辨南北。初欲隨于流末。忽振起于波心。哀曲學之漫漶。維雅言

之寥落。似隨其流波而化爲祥雲景風。往返乎空々冥々之外。靜思所自以爲得者。因譔毛詩鑰若干卷。以求起廢疾于鄭箋朱傳之間。非敢謂作也。拾前哲之餘緒。味往古之餘情。歐程蘇呂諸公釋詩各有所當者。若使之冶合一鑪。傳爲薪火。光可竝日月。夫干將莫邪。百煉方成。豈區々一鑰之比。然而鑰雖小。司乾坤之門戶。開闔之所從出也。起廢存絶。春秋之義。即此以通羣經。豈獨言詩而已哉。世之箋疏毛詩者。漢之鄭。唐之孔。宋之朱。俱有心法。後進未能踰其閑。故予常釆其同。獨析其異。

中庸外傳序

中庸言性與天道。乃孔門心法。而非對七十子之恒言也。子思子聖人之後。獲曽子所傳。恐心法歷久而差。作此一篇。開張聖教。以垂後世。其言微而顯。約而該。博而不繁。非聖孫不能爲也。傳稱中

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道其不行矣夫。舉世皇惑。陷溺諸邪惡念。聖人有憂之。反其畸倚。以為不偏不易。是謂中庸。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夫時中之義。貫通大易。著于春秋。徵諸典模訓誥。可絃歌于風雅者也。宋賢功不可掩。程朱而後。中庸已列舉于四子書之端。循理正訓。以會通諸經。雖或間有未盡。而洞徹精奧。擬之于行事深切而著明。可稱皆實學矣。巽十年讀是書。反覆尋繹。思之不得。更復思之。期有一旦之豁然貫通。述先聖之微言。挽末造之劫運。然顧力有不足也。乃習為端坐澄想。終于緣蓋解以發新義。搜唐宋以次諸賢之著録。折衷其要理。以求其滙融。欲以闡揚三十三章大義。有異乎章句訓詁之屬。故名之曰外傳云。

孝經通義序

宋王伯厚有言。孝經通。四書熟。如六經。始可讀。意雖啓發童蒙。然蒙以養正。聖功也。孝經之作。不知何時。意者其為先秦之書乎。盖曾子之門人。述曾子聞孔子之言。而記之也。不然。奚為稽之六籍而不謬。自秦燔而後。至漢長孫博士受之以傳張禹。當是時雖或有此經。恐非本來面目。董卓遷都。兵戈水火。書毀無算。是書恐又不傳。其故何也。據漢書藝文志。雖有其目。今文鄭注。世謂出康成之手。惟義理未融。且鄭志亦付闕如。古文後出。傳為孔安國注。此劉炫欺誑。隋書辨之早矣。然則東漢魏晉間。是經始出。不然。何為孔鄭皆不及見也。尚書偽古文。晉王肅輩杜撰。以此例彼。疑亦其儔歟。故今之孝經。後人疑為偽作。殆有因也。雖然。尋玩其辭。義正而嚴。本一道貫。出入六經。折衷諸聖。非七十子之餘緒。聖人之徒。不能作也。其亦儒家之正統乎。案鈎命決稱夫子之言曰。吾志在春

秋行在孝經。唐玄宗排古今文注之踳駁。別成御注。須行天下。近千餘載。于今弗衰。何其偉哉。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綱以是而張。地維賴之以立。人倫百行見諸行事而切要篤實者。是曰民行也。易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孝經之作。意在斯乎。然而後世不少滅天理以窮人欲。倡仇孝滅親之說者。觀其果報。終何如哉。巽幼讀是書。當日視之如棄物。抑且懸為禁書。以致民德日偷。國步孔艱。外侮紛至。當局鑒此。乃明令復經學校。率以是為教本。惟毀經非聖者。猶振々有詞。殊不知舉國民心。漸趨正軌。同仇敵愾。知恥近勇。懷禍至之無日。孝經既倡之于前。中庸復興之於後。公論更以此為抗敵救亡之把柄。若制梃以撻堅甲利兵。無如戰火日迫。國勢日蹙。咻々者又詆復經為迂談。倒行而逆施之。直未審民心之

不死。正義之發揚。存亡之關鍵。克敵致勝之效果。皆在此而不在彼。卒以轉危為安。反敗為勝者。人心也。非戰之功也。戰後至于今日。倒懸之阨未解。民陷於水火之深。未有甚于此時者也。苟無梁棟。巨室將傾。若非砥柱。逆流何拒。行見白黑顛倒。倫常滅絕。人獸同羣。雖有補天換日之奇功。旋乾轉坤之手。何足以挽及身之禍。濟然眉之急哉。寔著中庸外傳既成。有感於心。于是振筆直書。成此孝經通義。其曰通者。無不達也。孝當達而不可固執也。施之于倫常日用。達于事理。反乎庸言庸行之切近者。乃所謂達也。傳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歟。夫一人之心。天下人之心也。人人皆知愛其親。敬其長。亂何由而生。禍何從而作。若舍此而空談道德。雖聖人有所不能焉。是故返本必急于救心。救心須行孝悌。未有孝弟而不忠于國者也。孔子曰。德之不脩。學

之不講。是吾憂也。當務之急。豈獨以科技落于人後爲可憂可恥而已哉。

禮學概要序

竊聞通經之要。莫先於禮。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執猶持也。持之以行。行之而得其時中。莊敬而不煩。別嫌明微。判是非。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故曰。禮時爲大。禮有質有文。先質而後文。古之道也。讀經者先明其常。然後能通其變。變而不離其宗。舉一以反三。可以語道矣。原夫六經一貫也。易以乾坤定尊卑。書以危微道精一。詩以威儀爲德輿。春秋以内外正名分。其實皆通于禮也。孔穎達春秋序曰。六經之道。光于禮記。知禮者之言也。然而三代之損益不同。百王之大法各異。故聖人因之以制禮。協時措之宜也。三禮以小戴爲博。惟博而近雜。每失其時宜。未可執也。雲東髮受書。始

誦禮學。禮學者。禮記之選本也。自簡先生之沒而無存焉。禮記雖在。而亦微矣。今欲求知禮者蓋寡矣。若夫稽憲章之制。考古物之名。以為知禮者。是猶踐跡而未入于室也。獵煩瑣。蠹義理。無補於大體。於經扞格而不通。汎濫而難返。非真知禮者也。何則。孔子歎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老子譏禮者忠信之薄。失德而後禮。是以君子不可以虛拘。習矣而不察。察焉而莫知行之。君子不貴也。知禮者則不然、積而能散。仁之端也。臨難毋苟免。義之端也。自卑而尊人。禮之端也。知自別于禽獸。智之端也。四者備然、後能行禮。雖蠻貊之邦行矣。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稟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弗至也。今老矣。不以筋力為禮。但必敬必莊。未敢忘也。閒居如侍坐于先生。請業則起。正衣冠。尊瞻視。接顏色。親杖屨之時也。懔々乎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之戒。以守身也。去年

冬。客居異邦。草述孝經通義既成。更輯此編。期繼先師之遺志。循
古賢之正訓。復尋吾心之所自得者。若謂尋墜緒。闡幽光。誠未敢
妄言。而知我者當有以勵我也。都十九篇。分十八卷。以曲禮始。以
儒行終。

唐書評稿序

尚書紀事而不詳。宣尼脩春秋。始寓評于褒貶之中。國語國策亦
無評。左氏傳春秋。藉君子之言以評之。至司馬氏。蓋史評之先河
也。後世置史館。任史官。鄭重其事。夫鑑史載録浩博。信而尚徵。畧
小而詳大。揚善以伐有過。書于紀傳之中。窮達尊卑等也。良才掌
職。立言務得大體。言之輕重抑揚。隨事態權衡其議。故史官非一
己之私衷。須廣博而善裁之以道。是集義所生者也。兩漢班范書。
理贍辭華。三國晋書。明秀可人。南北諸史。則瑜瑕互見。至唐始復

返其正。歐宋等纉成新唐書。持論弘富。非舊唐書可及。文字復高潔簡古。治史者於此。庶幾取法無窮。夫體製備則文成。大義嚴則法立。劉昫等愛弄筆墨。粗疎而大義罕有發明。陳言贅辭。排偶竝擧。中于道者。纔十六七耳。後之史家。反求多所通識。故博而濫。論史識之明。戛々乎其難。故史顯晦。時有間作。夫破舊者。必詡立新。而求新者。則往々陷于大惑。新唐書之製。豈徒補舊史之闕文。上援春秋。下徵史漢。先正成書。殆非易就。然史官新贊。宗經者。十有八九。其或蔽于時習。溺于好惡。每自掩其明。故治史者似易而實難。遂因難而止手。惜哉惜哉。然則如何而後可。曰。必也返諸六經。經正則自得之。然犀之照。百邪莫遁。反是而尋。天地之大。品類之盛。無一非有理。而又似非理。羣言咻々。擧世滔々。聖賢不作。則善善惡惡。何去何從。徵春秋。則亂臣賊子必長揚乎道左。而卬明君

子之語。恐未能有導善而成德者也。人之恒言。可載于史。而史紀恒言。又非盡可道其所道。果信其所謂道以入于史。是識力錮于恒言。非聖人之言也。君子之于學。守正不移。中立無所瞻顧。必信其言。唯義之所在。明察事物。會歸史法。史法正則例通。而史識者。則在乎其人之通經達變。無以義襲而取之也。隱居放言。雅慕司馬温公立言之純。因采新舊唐書與通鑑要旨。成唐書評稿十四卷。寔末學無狀。文字粗陋。獨不敢徇古人之見為苟同。更非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其斯之謂信歟。

宋史評稿序

自戊午至乙未之冬。竭吾力于唐書評稿。雖成。迄未及校正。何居乎。懼吾之目力有所不勝云。北海夏日長。景明麗。乘興出行。不忍齷齪窓下。冬之日短。陰霾旦暮。未黃昏而筆硯廢矣。是故述作雖

勤繕録常若。歲月催老。忽々不自知為何如也。讀史味濃。藉此得窺宇宙斡運。有廣大之翻新。其翻新者。又似道舊返故。然則非新非故。圜轉之機而已矣。史家心中。多無形滯。其于眼耳。未容其不博且雜。倘舍是恐無以立言。是以司馬班氏。猶有識焉。宋有天下。踰三百載。中分而治者強半。其間紛拏擾攘。史料繁複。冠于羣史故學者豈可失之。三百餘年之政制改革。名教之所維繫。四夷之所交侵中國之所式微。俱是書之骨髓也。自濂洛關閩之儒理學興。與漢唐之經解訓詁學異趨。啓後儒爭論之端。是亦評稿時所不可忽。荊公之新法行。而元祐之黨禍結。又評者之不能畧也。四郊多壘。國亡無日。豈徒守在四夷哉。痛古傷今。殷鑑不遠。撫卷未竟。吾意似悚然。于金戈鐵馬之聲。剪空荊棘出銅駝。微陸斂南。則吾將安放乎。至讀元脫々等評語。大都只從勝國者立論。多悖理

偏袒。顛倒是非。取悅其主。大違史法。未可垂訓。雖曰春秋之義。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惟執成王敗寇之見。以辱宗室。實無取乎龍門史義也。後之達者。其孰能如歐宋之新寫唐書乎。

明史鑑序

自石敬瑭父事契丹。桑維翰賊賣中國。夷狄戎蠻。視神州為禁臠。奴役吾民。所有妻子玉帛。隨其所喜愛以為玩物。王船山所謂無生人氣者。蓋指此也。方天地晦盲。人心否塞之際。必有英傑豪雄之士。為時而出。整頓殘局。蘇生靈而濟物者。讀史于治亂反覆無可柰何之際。引觴自酌。浮一大白。但覺其奔騰于胸臆而不能自已者。吾于讀宋書明史。往々得之。當宋末祚。舉天下生人之氣。委諸二三殘賊之手。而朋黨偽學之爭生死。求存續。遂招致韃靼鐵蹏。蹂躙九州。貽辱萬古。以視晚明之亡。覆轍如出一軌。豈易所謂

載鬼一車。其為凶兆之甚也邪。寔向者繼唐書評稿後復寫宋史以為四史之外。當從事於斯。及重翻明史。更觸發廢興存亡。天理人心之所在。以史証經。則經中大義微言。若一一臚列于史事。蠻夷猾夏。非我族類。鮮有不為中國患者。柰之何明知拒虎而進狼也。讀史者。大都記其事而玩其文。參究軍政經濟之得失。如是焉而已矣。是亦知讀史者也。雖然。天下事罔不有成敗興替之幾藏於未發。而有識者則敷陳遠矚。以逆料其未然。其言似非而是也。此所謂微言也。而亂賊奸黨之辭。又似是而非也。是之謂賊言也。讀者苟無經義為繩墨。故有知史而不知經。胥吏之才之謂。且斷事差失。無可免也。寔三復唐鑑。始信宋孝宗稱范祖禹之言。誠如聽直諫忠言。字字皆為學問。既有良史。亦待知音。獨懸虛鑑。何補文獻。此亦治史之榘矱也。昔朱九江先生有言。明史屬稿六十年

而後書成。故史義之精。獨踰羣史。然則世之稱史識。非通經達理。又何從而致哉。明史館中。博學鴻才之士。多歷覩明代衰廢之由。身踐其迹。所置論多有分寸。史局更迭為滿文。廣尋辨證。故六十載然後殺青。其間序例之明碻。持論之中肯。篇章之嚴整。文筆之簡潔。堪稱具備矣。然而當朝之論尚。時主之好惡。風格之轉移。往往不免于執一而牽百。顧此而忽彼。雖史局諸臣。或有異議。惟一以張廷玉李光地輩為依歸。而張李諸人。不得不以人主意指從事。故建文之難。成祖之奪。土木之變。英宗之錮。太子之廢。議禮之刑。梃擊移宮紅丸之案。所牽涉者。皆興廢治亂之大防。忠姦曲直之鴻溝。後世不容不明辨者也。寔不敏。素慕范公之學行。因讀唐鑑。釆其事例而成斯編。計十二卷。在本紀之中。自作論贊。且臚列諸臣事畧于繫年之下。是合列傳于本紀法也。署曰明史鑑。則與

前譔之唐宋史評不同。辭不尚繁。事摘其要。竊以管見。就教高明。不敢以是為定稿也。或謂司馬通鑑。畢氏之續。開其例乎。曰。意者例同而畧異。甲子春日于英煇艸堂

右巽齋文稾九篇終

英煇楼詞艸

南海山民楊虞巽齋倚聲

菩薩蠻 碧園夜話時陳大先歸

荷華生日重来處、白蘭院裏香猶駐。明月出東山、有人清夜還。
山泉寒澈骨、涼意生毛髮。雲擁八仙飛、桃源煙雨迷。

卜算子 絃音

簾卷月兒眉、窗弄梅梢影。何處絃音過矮牆、滴々心頭冷。 歸雁不堪聞、宿鳥何曾醒。一片微雲度遠山、檻外清宵永。

如夢令 贈内

婦織男耕合作、寒暑陰晴如昨。嫩綠佈田疇、最是一闌紅藥。喜鵲、喜鵲、喜爾来棲屋角。

渡江雲 歲晚大嶼分流灣獨坐

分流臨大嶼、夕陽漸下、滄海碧漣漪。對閒雲冷岫、滂蕩予懷、耐得晚風吹、扁舟罷釣、戴蒻笠、人叩柴扉。疊石畔尚垂踈網、水泊平隄。依稀。江湖夢斷、鴻雪痕留、問釣臺安在、雲水深、煙波縹緲、花塢淒迷。歲闌又踏漁邨路、笑孺子、似待親還。饒味處、無言獨坐苔磯。

玉樓春　留春

清明已過寒初薄、拂檻曉風憐芍藥。巷深傳到賣花聲、止酒中懷偏寂寞。

留春卻惱花風惡、舞蝶游蜂何處托。綠章曾上奏通明、笑我當春胡不樂。

漢宮春　惜別

獅子峰頭、正黃梅雨細、吹過橫欄。笛聲催人分手、袖裏生寒。何多別思、卻無言、淚落闌干。遭喪亂、天南地北、茫茫何處鄉園。

二十

五載交親、憶金尊鬥酒、白戰掄元。詩成酒邊細酌、餘味還存。癡情

未改惜匆々、人上征鞍。君記取、故交日少、雙魚報我平安。

慶春澤 平陽公主

天外飛鴻、人間彩鳳、寶車輕載平陽。玉葉金枝、風來飄漾衣香。當年韻事傳天下、只空憐、幻變無常。歎韶華水逝、纖腰減了羅裳。

九重爲補情天缺、讓籠中比翼、淂遂翺翔。膏沐春容、綺紈初試新裝。相逢莫道宮闈事、到今來、百感迴腸。勸加餐、驛路塵沙、客邸風霜。

虞美人 感事

長街薄莫車聲沸、釀雨濃雲翳。朱門鐙影醉眠中、那管舊時燕去畫堂空。

年々欠下繁華債、到底難逃賴。獨憐野艸待春噓無數新芽陌上待昭蘇。

解珮令 寄友

隆冬偏暖、衆芳早發、正人間短日剛添綫。岸柳舒容、似喚返離巢雛燕。憶兮柑、故家庭院。 是兒時味、惹他鄉怨。費追尋、流光犇電、羇旅中年、只留得芳辰依戀。羨江郎、筆花吐豔。

南歌子 采茶

昨夜天多霧、今朝日未明。山坡嫩葉正青々。宛似小娥雛髮恰新生。 碧草春前緑、紅霞海面平。姊兒猶是舊雲英、怪底含情默々聽歌聲。

憶秦娥 初冬

秋娘老、朔風冷落西園艸。西園艸、舊時飛蓋于今難道。 嶺梅消息南枝早、離人寸々傷懷抱。傷懷抱、望窮春燕、歸来舊堡。

英煇樓詞艸終

巽齋箋語

南海山民楊霙巽齋譔

公羊傳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案。漢儒稱文王為周始受命之王。雖有是說。惟公羊直指王即稱文王。無乃鑿乎。當曰。王者孰謂。謂周天子也。

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曷為稱字。褒之也。曷為褒之。漸進也。夫漸進者。親之也。邾婁之君。鄒之君也。四庫全書總目稱鄒為邾婁。蓋兩字急讀為鄒。魯與鄒。兄弟之邦也。故進而親之。

鄭伯克段于鄢。段何以不稱弟。當國也。案。當作敵字解。段不弟也。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

十二月。祭伯來。不稱使。奔也。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

加港文獻館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隐三年。宋繆公立。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為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所以遠絶己子。而欲歸大位于宣公之子與夷也。其後莊公馮弑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然則後世攘奪篡弑之事。如宋太宗明成祖之儔。其于春秋之義云何。

隐五年。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陜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陜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内。案。内為畢公。

初獻六羽。何以書。譏始僭諸公也。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案。僭者以下侵上。何分諸公與天子乎。惟孟子能道其義。

隐七年。滕侯卒。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案。貴賤易辨者可以同號。美惡易見者可以同辭。非貴賤同號。美惡同辭。便可一例春秋也。此公羊傳之易惑也。

冬。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伐之者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

大之也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案大之者大其事也
隱十年取邑内大惡諱春秋録内而畧外于外大惡書小惡不書于
内大惡諱小惡不諱案是取郜取防于内書小惡而已
隱十一年公薨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
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不復讎非子也葬者生者之事
也案子沈子傳春秋者其言葬為生人應作之事既無人則不書
葬所謂朝無人國無人是也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
其意也案弒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春秋直而不顯
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
之何為恭也曷為為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案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許田乃周天子之地以之易璧則惡大矣内大惡諱

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及者何。累也。案。齊語累從死之謂。故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趨而救君。皆死焉。

三月。公會齊陳鄭以成宋亂。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案。目言之。親見之也。謂見之仍有不同之辭。況所聞與所傳聞乎。是以信史之難得也。

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諸侯越境送女。非禮也。此入國者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于子。雖為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案。齊侯送姜氏于讙。翬為魯公子。何以不親迎。而使齊侯送至越境。不但責齊侯。更譏公子翬。魯齊皆君子之邦。尤應譏責。

桓四年。正月。公守于郎。守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諸侯曷為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案。與左傳稱四時狩獵不同。此不言夏。暑雨日也。

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此
何以書。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
怠則忘。案。春秋之義。大易之義也。易與春秋。互為表裏。
桓十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傳曰。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
也。權者何。反于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
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
子不為也。案。夫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權為常理之變。故祭仲逐
突。春秋不譏。公羊子於此言行權。聖門之徒哉。
桓十三年。二月。公會紀鄭及齊宋衛燕戰。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
外也。曷為從外。恃外。故從外也。案。魯得紀鄭之助而出兵。是假外
人之力以戰。故春秋譏之。而公羊傳以謂曷為後日。亦微詞焉。
桓十五年。五月。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傳曰。曷為或言歸。或言復歸

明東學社稿紙
巽齋箋語

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案。傳當據鄭伯突鄭世子忽事而闡此義。突奪正也。而忽復正也。故春秋書忽復歸者。言其歸時無惡也。

桓十八年。冬。十有二月。葬我君桓公。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案。桓公薨于齊。齊人使彭生殺之也。是外讎也。讎強而量力未可討賊。不得不書葬。君子無譏焉。

莊公元年。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案。解詁云。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

三月。夫人孫于齊。傳謂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案。孫讀如遜。猶遁也。莊公。隱痛之子也。國之讎。家之羞也。然。柰齊何。君子所不忍言者也。

夏。單伯逆王姬。傳以謂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

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案。單伯。魯大夫也。周天子召而使之。逆之者。命魯主其事。所謂諸侯之同姓者也。

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公曰。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為為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案。傳文分析復讎義。可謂盡矣。紀侯大去其國而不言滅。甚惡之之辭也。後世援引經義。以謂春秋大九世之讎。此學公羊者之言而已。雖百世之

讎可復。況九世乎。朱九江先生有言。此公羊所謂百世之讎。未嘗引漢儒春秋大九世之讎為說。古君子持論必審慎者。恐悖經也。

六月。齊侯葬紀伯姬。傳曰。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此復讎也。曷為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復讎者。非將殺逐之也。以為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案。公羊于此義特指大去其國者。逐紀侯耳。紀國之人。與齊無讎也。故葬紀伯姬。

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傳謂譏莫重乎與讎狩也。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譏。不可勝譏。案。傳于仇讎之論。蓋有取乎知恥者也。

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為繫諸人。王人耳。案。春秋以道名分。是也。

六月。衛侯朔入于衛。朔何以名。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案。犯命者。犯天子之命。因而稱其名。其不直指篡者。事各有本也。

秋。公至自伐衛。傳曰。曷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
案。所伐國不服。兵將復用。國亦見危。是謂不得意。或稱不得志。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霣如雨。恒星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案。此記異之文。公羊子得師傳而能言未脩之春秋。可見聖人於文字功夫獨到處。故雖游夏亦不能贊一辭焉。
莊八年。正月。甲午。祠兵。傳稱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案。古者兵將出。必祠于近郊。所謂陳兵以習戰。古之禮也。
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傳曰。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為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案。公羊子此得春秋之義也。非其君也而與之盟。不稱名也。而為之諱。是之謂正名。今且為尊者諱也。

夏公伐齊納糾。稱伐而言納。不伐則不能納也。公羊傳意如是。

莊十年。公侵宋。曷為或言侵。或言伐。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案。書其重者。而言其事。固無須說其觕精。或曰。傳之指觕精。蓋方言耳。

九月。荊敗蔡師于莘。傳曰。荊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案。古注稱公羊能取精詳録之。是也。

莊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及者何。累也。此與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之事同也。故傳稱孔父可謂義形于色。而於仇牧則稱其不畏彊禦。行文各盡其態。

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紀之曰。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案。莊公之怯齊桓因納糾與桓交惡故也。曹子。曹沫也。故傳復載其劫盟。而論之曰。

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讀其文。思其理。所謂捨傳不能通經也。

莊十七年。春。齊人執鄭瞻。傳曰。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何言乎齊人執之。書佞也。而春秋記是年秋。鄭瞻自齊逃來。傳謂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案。此經傳相表裏也。

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案。公羊子好為大言。惟于追戎于濟西事。當有所取義。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公羊子舉禮以明之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娣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案。古之制禮也如此。

莊二十四年。冬。戎侵曹。傳曰。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

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案。此公羊之惑也。曹伯之自出師拒戎尚未足譏。而曹羈三諫不從而去之。則不得為臣之義矣。孔子曰。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無自辱焉。三諫不聽而去。異姓之卿可也。合孔子之論也。而曹羈者。同姓之卿也。烏可以去之為賢哉。貴戚之卿。當明孟子之說可也。

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何以不名。衆也。曷為衆殺之不死于曹君者也。君死乎位曰滅。曷為不言其滅。為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為曹羈諱也。案。愚以為曹羈之不去國為賢。今死乎其位。非賢邪。如其非賢。則春秋何以諱之。讀傳者。深求之可也。

莊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

也。君子辟内難而不辟外難。傳具載季子左右為難。故請如陳葬原仲。斯事僅見于傳文中。而要旨在于君子辟内難而不辟外難。禮曰。門外之治義揜恩。門内之治恩揜義。是亦春秋之義也。

莊二十八年。春。王三月。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曰。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故使衛主之也。伐者為客。伐人者為客也。此處非脫字。齊語長音。讀伐人為伐字。見舊解詁。

冬。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糴者何。請糴也。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案。傳稱臧孫辰私行請糴耳。故不稱使。明非君命之也。又何譏焉。

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廄。脩舊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脩。斯傳之能發明經義者也。案。二十八年冬。築微。大無麥禾。春秋之文也。傳云。冬既見無麥禾。曷為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

以凶年造邑也。此釋經有矛盾之處。蓋春秋始終譏之。何必諱之。
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傳曰。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微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耳。案。傳于公追戎于濟西。亦稱其大其為中國追戎。故于此則稱其驅戎之事。
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々之道也。案。季子之酖公子牙。啓後世弑奪之禍。春秋之不誅。未敢强解。若公羊傳以名其善。且曰。君臣之義。親々之道。甚懼其惑世焉。
冬十月。子般卒。傳曰。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此據古禮之制而立言也。

閔公元年。冬。齊仲孫來。傳稱即公子慶父也。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案。此乃春秋之大義。亦傳所得之微言也。

冬。齊高子來盟。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案。我無君三字。讀之使人沈痛。自莊公薨。子般弒。閔公復為慶父所弒。故魯無君。及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魯之難。慶父為之也。故曰。慶父不去。魯難未已。

僖公元年。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案。臣稱君父。從此義出。

僖二年。王正月。城楚丘。傳曰。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狄滅之也。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天下諸侯有

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案。春秋書城楚丘。正是稱頌桓公。傳謂為桓公諱。豈仲尼之門。羞稱五霸耶。

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宋陳衛鄭許曹侵蔡。蔡潰。傳曰。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案。水奔不停之勢謂之潰。蔡不能當也。

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師在召陵也。再言盟。喜服楚也。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如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楚。以此為王者之事也。案。公羊于攘夷狄必大書之。獨桓公助衛城丘。不大書其為衛驅狄耳。

齊人執陳表濤塗。執者曷為稱齊人。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稱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脩其師。而執濤

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案。傳義能發明春秋之所未發。故曰。春秋之學。無傳不能通經。無經不能正傳。

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案。稱善辭者。言王者起。當存之也。執虞公者。蓋謂滅虞而執縶之也。虞公不虞晉人之突襲也。是以被執。

僖八年。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傳曰。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案。春秋譏之。見于用致二字。注云。禮。夫人始見廟。當特祭。而因禘諸公廟見。欲以省煩勞。不謹敬。故譏之。公羊釋用者不宜用。致者不宜致。經義備焉。

僖九年。七月。乙酉。伯姬卒。傳謂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案。公羊子固深于禮者。其釋

經義往々以禮。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傳云。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々然。矜之者何。猶曰莫我若也。案。葵丘之會。桓公欲行方伯之職。而未得天子之命也。振々高亢。矜々自滿。宜乎九國叛之。傳文之旨深遠矣。
僖十年。晋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言矣。傳中記載其事。文理並舉。千秋妙筆也。弒君多矣四字。可不使人懼哉。
傳又稱踊為晋文公諱。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為不為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

美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案。踊猶豫也。春秋豫為晉文諱。果有是耶。無乃公羊臆辭耳。聖人無豫諱之意。而齊桓晉文則皆有可譏之道。治春秋者當知之矣。

僖十四年。春。諸侯城緣城。城杞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案。封諸侯。天子之事。聖人尊王權。大統一。傳與經皆相發明者屢矣。故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互相滅亡。孔子是以懼而作春秋也。

僖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霣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曷為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紀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案。春秋三傳記此事各盡妙筆。左氏重吉凶。穀梁尚事

體。而公羊則具辨証。若合讀之。尤覺公羊分析佳妙。古籍之可貴
如此。
僖十七年。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
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
樂終。桓公嘗有繼絶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案傳文補經之
旨也。惡惡必疾其始。使不能播其惡于衆。而善善則願人樂成厥
美。不欲因小惡揜其善行。公羊之言。意在斯乎。
僖十九年。冬梁亡。傳曰。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案史遷
春秋說引此文
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與陳蔡鄭許曹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
孰執之。楚子執之。曷為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案
春秋外夷狄。尤惡楚子以會而執宋公以伐宋。疾楚之譎詐太甚。

欺中國太甚。故先書宋公。惜傳文無及此。而稱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讀明史土木之變。英宗被虜。于謙等亦類似宋人應楚之言。英宗終亦返國。
僖公二十二年。冬。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傳曰。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宋公與楚人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請其未畢濟而擊之。公曰。不可。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又請擊之。公曰。不可。君子不鼓不成行。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傳稱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案春秋雖載泓戰之時日。傳謂不減繁詞。正此事之意。是也。蓋楚人譎詐。執宋公而以要脅宋人。不逞。而釋公。宋與楚戰。欲湔恥辱。春秋當正之

無疑也。惟傳載宋襄之泥執而敗。猶曰。大之。且以文王之戰比之。無怪世譏宋襄公為婦人之仁。而公羊傳之惑。有如是者。

僖二十八年。三月。晉人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案。曹伯教楚侵宋。以自大。故傳指其甚惡。甚惡之義。不可勝誅矣。晉人有討楚之備。以宋為王者之後。中國諸侯之邦也。

冬。天王守于河陽。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魯子曰。溫近而踐土遠也。案。晉文之輕天子。自會諸侯于溫。始踐土地遠。故不言狩。而曰狩于河陽。傳直指為再致天子。惡晉文甚矣。

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求吉之道三。三望者何。望祭也。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

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案。皆王制與禮記雜見之文。公羊精此。
僖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傳曰。其謂之秦
何。夷狄之也。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蹇叔之諫。至于哭師。晉人與姜
戎要之殽而擊秦。匹馬隻輪無返者。案。傳謂貶晉人。君在乎殯而
用師。危不淂葬也。蓋晉文公薨後。而秦狼子野心熾矣。故晉襄公
迫淂用師以挫强秦。
文公二年王二月。丁丑。作僖公主。傳云。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
用栗。用栗者。藏主也。案。後世神主用栗木。主藏廟室中是也。
文九年。毛伯来求金。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繼文王之
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案。周室衰微財
用匱乏。非禮而遣使求金。寧不哀哉。看求字。已知其不淂已之舉。
文十一年。冬。叔孫淂臣敗狄于鹹。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

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莊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案。春秋記異之言也。傳謂其言敗何。大之也。蓋有重此事之意。

文十二年。秋。秦伯使遂來聘。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為能變也。其能變奈何。惟諓々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々焉無它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案。秦誓序云。秦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公羊與誓語有相同處

文十三年。世室屋壞。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世室。世々不毀也。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案。斯時魯難未已。在上者務貪安苟佚。故于宗廟不脩。祭祀失禮。春秋譏之。傳所詳焉爾。

宣公元年。夏。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傳稱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案。史載人臣居喪奪情之事。如張居正者。所謂賊恩之大也。

宣八年。六月。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案。公羊述古之祭禮。以釋經義。猶字。春秋之筆也。可以已而不已。故譏存其心焉爾者。孔子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也。

宣十五年。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何大乎其平乎己。於是紀宋華元與楚司馬子反互告之辭。彼此皆引師而去。傳稱君子大其平乎己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案。公羊釋經及乎行權。宋楚之大夫實違

君命矣。所以大之者。為其愛民也。易子析骸憊之甚。軍有七月之糧。險之至。既無致勝之道。而不還師。是狼戾殃民。是以從權而大之。故知經不可以不知權。傳于其稱人而解之曰。貶。乃譏由下之平。實非合理之事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君子不可以不記也。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夷狄不有。是以亡也。案春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傳之言潞子。意欲返中國乎。為赤狄者。蓋變于夷者乎。

初稅畝。何以書。譏。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案傳義與孟子所說同。

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爲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案。春秋不書孰敗王師。必有以也。傳謂王者無敵。莫敢當也者。蓋傳經之異辭。而春秋之書王敗。則未嘗諱也。

成二年。傳載蕭同姪子窺客。客或跛或眇。於是齊人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晉使歸。率師爲鞌之戰。齊師大敗。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爲質。國佐答之以蕭同姪子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耳。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晉之有。何必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晉遂與齊盟。案。公羊傳補春秋之未載。此文可誦。

成八年。傳紀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

其所侵地。案。此傳亦闡經義。春秋明恥教戰。齊侯知恥近乎勇。晉還齊之地。所以釋怨戢兵之道。公羊稱之宜也。

成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傳曰。仲嬰齊者。公孫嬰齊也。嬰齊後歸父。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歸父。莊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莊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莊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莊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案。傳記莊仲惠伯之言。欲以義責大臣之意。古來輔幼主而不生貳心者。鮮矣。莊仲惠伯。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婁人會吳于鍾離。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內

外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案。內外親々。傳義即春秋之義焉。傳又曰。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案。是內外尊々之義。

襄公元年。王正月。公即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寗殖曹莒滕薛郳婁人圍宋彭城。傳謂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為宋誅也。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為罪也。楚已取之矣。曷為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案。春秋不與諸侯專封。更不與其相攻伐。魚石之惡。引狼入己室也。宋華元圍宋彭城。復國土也。無傳不能通經。此之謂也。

襄二年。傳曰。虎牢者何。鄭之邑。其言城之何。取之。取之則何不言取。為中國諱也。諱伐喪也。曷為不繫乎鄭。為中國諱也。案。春秋城虎牢。不書取鄭邑。以謂非諸夏之道。傳譏伐喪。亦非諸侯之義也。

襄六年。十二月。齊侯滅萊。傳云。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

正也。案。此乃國君死社稷之義。具見于經者也。國君有守土之責。不能盡責。故當死之。

襄七年。十二月。傳載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強。則不若楚。于是弒之。案。鄭伯欲會晉宋魯衛等諸侯以修好。竟被大夫弒。可傷也。故傳言為中國諱。故春秋不書。自古君臣。相視如腹心手足者少。出言不協。因為殺弒。非決策為然耳。

襄十二年。春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傳稱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案。其時魯國已政在大夫。三家漸秉國成。

襄十六年。三月。戊寅。大夫盟。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案。魯大夫專權可刺。故徧刺天下之大夫也。

襄十九年。夏。晋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案。春秋大不伐喪是也。而傳稱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此則經無言明。而可以謂其不伐喪。雖不從君命。蓋行權之道或然。

襄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寗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晋。傳謂鱄之奔。為殺寗喜也。具載衛侯剽之立。因寗喜之助。而藉公子鱄之信為彼此之約。迨寗喜弒剽。而衛人殺寗喜。故鱄挈妻子奔晋。將濟而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眛雉彼視。案。鱄之為剽喜之約信者。不得已也。今此二人不得其死。是國亂已甚。去之為盟言若是。以見終身不復返國之決心。良可哀也已。

襄二十九年。夏。閽弒吳子餘祭。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君子不近

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案。孔子云。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後人每作誤解。實未知何謂女子。何謂小人。今傳所稱閽弒之事。可知刑人謂之小人。而禍天下之妹妲。謂之女子。非指一般女子也。

夏吳子使札來聘。傳曰。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因載札讓國事。季子之非闔廬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簒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案。春秋之賢季札季子乃古今來之大賢也。非獨孔子稱之。千秋萬禩當稱之也。始于讓位。中則忍事。其終則見幾也。不去之延陵。恐禍將必及之。傳謂春秋不名賢者。此何稱札。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案。此言豈微言乎。

襄三十年。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姫。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

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案。此傳以為春秋稱伯姬以共姬之名為賢耳。共姬。其謚也。稱其謚而想其為人。想其為人。而遂以為賢。公羊子之意也。漢書曾紀類似共姬之事。而有譏其死而不知變者。大抵聖人無以不達權變而稱其賢者也。

昭公元年。春。叔孫豹會陳公子招等于漷。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為貶。為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弑君也。今將爾。詞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為不於其弑焉貶。以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而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

已重矣曷為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
託乎討招以滅陳也案此段傳文反復議論老吏斷獄則在末句
六月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傳稱此大鹵也曷為謂之太原邑
人名從主人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案太原即大原乃上平
之地後来稱太原蓋為狄邑從主人者謂依據狄之名也
昭十一年夏四月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子虔何以名絕
曷為絕之為其誘封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
不義君子不予也案公羊傳淂經義在懷惡者雖討賊而不可取
其身不正其行不端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以燕伐燕而已
昭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
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
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

辭則丘有罪焉耳。案春秋信史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其諱者微而隱之。絶非如傳之所言諱也。傳經者。多臆測聖人之意者居多。是以遺經不能正傳也。

昭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傳指其奔為畔。不言其畔者。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公子喜時。讓國也。曹伯廬卒于師。喜時見公子負芻當主國。逡巡而去。賢喜時為會諱者。君子之善々也長。惡々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案公羊闡經大義。正是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之理。今人廢經悖理。一反此義。吁。

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傳曰。唁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案。解詁云。弑者。從昭公之辭。意有未顯。釋名。弑伺也。伺間而後得施也。据類編則謂自外曰戕。自內曰弑。然則非專指下殺上而云。

定公元年。春。王。傳云。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

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淂入不淂入。未可知也。曷為
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案。孔子脩春秋至定哀之際。多隐
微之言。公羊謂習其讀而問其傳。古注云。讀謂經。傳謂訓詁。其實
傳者。傳經之人所記是也。並非訓詁為然。戊辰。公即位。子沈子曰。
定君乎國。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録乎内也。案。斯之謂傳
經者之所記也。公羊高淂子沈子之傳云。
定四年。冬。吴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傳稱吴稱子。夷狄也
而憂中國。于是載伍子胥事。而論之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
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
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迿。古之道也。案。傳義淂自經中之
微言。受誅而言復讎。怨結終不可以解。推刃之道。互相殺勠而無
已時。世人舉公羊大九世之讎而放言。又何以釋推刃之道乎。

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盜孰謂。陽虎也。季氏之宰也。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案。陽虎盜國寶。春秋書之為盜。翌年。則書得寶玉大弓。故傳釋之曰。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案。得者。微辭也。解詁曰。季氏逐昭公後。取國寶藏于家。陽虎拘季孫。奪其寶。季孫取寶不書者。舉其逐君為重。

定十年。夏。公會齊侯于頰谷。齊人來歸運讙龜陰田。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案。孔子于頰谷之會。義懾強鄰。公羊未見詳載其事。

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此逐君側之惡人也。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案。春秋特于趙鞅之上。加一晉字。又言

晉趙鞅歸于晉。皆微言大義也。微言大義。往々為亂人所盜竊而改換之。以亂真。故清君側之辭。容易受亂臣賊子所盜用。故記有言。春秋之失亂。學者所不可不慎也。

哀公元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戚衛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案。蒯聵入戚之後二年。齊以伯討與衛石曼姑受衛靈之命而立其孫輒于戚。遂逐蒯聵。此祖孫三代之爭位也。故傳曰。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案。論語記冉有未知孔子為衛君。子貢問之孔子。孔子則稱伯夷叔齊又何怨。故子貢已知夫子不為衛君。即此事也。

哀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舍。傳載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乞

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
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乞曰。夫千乘之
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
景公死而舍立。乞使人迎陽生于其家。請諸大夫至。而使力士舉
巨囊置于中霤。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乞曰。此君也已。皆逡巡
北面稽首而君之。自是往弒舍。案。陳乞之行。猶戰國時之俠士也。
其行。弒君也。故春秋貶其志為其主也。故傳特述其事焉。
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則曷
為先言晉。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
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案。春秋外夷狄
外楚似甚于吳。豈以吳為姬之後乎。然諸侯用夷禮則固夷之矣。
哀十四年。春。西守獲麟。記異也。非中國之獸也。薪采微者。獲麟何

以稱狩。大之也。麟。仁獸也。無王者則不至。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作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于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公羊傳發明春秋之微言大義多矣。于獲麟後而止。蓋從古云夫子絕筆之說也。雖西漢儒家所傳。有未得為正。然。而欲通春秋者。孰能不習公羊傳哉。閻百詩云。公羊全書。計四萬四千七十五言。苟志學焉。又何患不能竟其功乎。

巽齋牋語公羊傳終

翠葉軒詩草

南海范陽女史盧楚斌譔

九日

楓老中庭幽思深宵来警露是靈禽九秋又報重陽近帽落龍山何處覔

秋柳二首 以題為韻

五株曾伴徵君宅此日依々映畫樓怨别似聞蟬帶咽臨岐未折客先愁却憐漢苑三眠起細認隋隄萬縷柔一夜西風營畔過長條拂地不勝秋

將軍策馬過金城遲暮英雄嗟白首傲立欺霜有菊花秋深難耐風前柳

讀史

細辨前朝是與非楚歌四面易旌旗趙高若不欺孺子劉漢何嘗得帝畿

朝綱欲亂怨蛾眉帝子深心有所窺正統自當歸嫡裔可憐人彘咎由誰

世亂君臣道已非讀來深悟此玄機上皇有度歸南內子父恩情妙入微

雲城秋霽

晴光乍放空含霽我愛雲城似畫圖秀色未凋林倍艷山容添潤鮮如酥滿灣澄澈涵樓影一樹晶瑩綴雨珠到處竿竿榮尚在秋心猶惜弱青蕪

雲散雨餘天溫城秋欲霽醉舞話丹楓江鴻鳴空際氣爽未寒時誰悟此中諦

懷人

落月窺牕牖更闌起遠思未知君子意魂夢若為馳

初雪

大氣空濛象太初霏微鶴羽散街渠梅花消息知何處欲假襄陽一蹇驢

客境言懷

一從倭賊寇吾華流寓天涯等是家自笑忘情隨歲月不知身在霧中花

閑門

坐井不知天地闊焚香斗室自乾坤澄心習靜元神定寂々虛堂獨閉門

塞鴻

雨昏南浦苦羈遲入塞征鴻善識時到處網羅求啄粒盈空風雪沒栖枝千山還隔上林苑一字難迴太液池張仲素句迴雁高飛太液池好是弟兄同警夜漫教鷗鷺兩相欺

晚步

漫步長街沐晚霞江城落照望中賒游絲到處何飄泊苦噪爭枝憐暮鴉

古意

游子戀故廬依々還怯別持鍼觸母懷綫長不忍歐懷親聽催歸莫令中腸結

別

古道難為別銜盃意黯然如絲南浦雨淚落灞橋邊

愁繞隋隄翠柳圍一枝未贈淚先垂落梅吹送銷魂曲三峽聞猨

腸斷時

雪地寒

艱難步履踏銀沙北地氷封斂日華人瑞自多寒雪窖何妨生活

對瓊花

默坐

老去生涯喜杜門勞人擾々是煩諠虛堂坐領玄々趣會到無言

勝有言

望雪

微茫天際渺無垠大地河山白雪堙放眼欲窮籠粉外寒光隔斷

武陵春

仿李白塞上曲

胡馬犯境来城頭號角哀枕戈方待旦名呼點將台列陣陰山側

愁雲蔽日色風高大纛揚血染黃沙碧壯士剩殘軀功成白骨枯
凱旋無別物薏苡若明珠
雉堞城牆古昔年刁斗森磧沙騰羽漢塞笛動邊吟長白藏狐穴
天山常積雪牧羊北海間宇宙存貞節驛路走明駝迴神月下歌
腰支柔欲折蠻女舞回波回波舞名見唐書

江南曲

二月江南鄉春耕農事忙田疇翻綠浪穀麥長新秧黃金滿蠶箔
素手正繅絲好將心事託迴文入杼機

嶺南曲

青玉輅木蘭橈花棣蘋婆鳳眼嬌教人長念流花橋花逐水水送
花宮花朵々東流去舊苑昌華話昔年王孫貴介逞何處

頌春辭

凍解陽回滋萬物營巢化育燕雙飛婆娑樹々皆春澤青帝恩隆
賜錦衣

題齋壁

寒齋借景遠山峯蘸墨塗鴉補室空蚯蚓却疑沿壁伏當年誤學
米南宮

賦得一年將盡夜以題為起句

一年將盡夜守歲待長庚頹運隨春轉佳辰賜福宏地支驅鼠去
星紀慶牛耕瑞雪豐登兆元戎議息兵

石梅

休把石梅作杜鵑雲裳璀璨染青蓮子規歸去空餘樹錯認啼痕
濺錦牋

木芙蓉

館藏文港加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蜀苑千團白玉芽漢宮一度醉流霞拒霜何獨黃花傲十月芙蓉
鬥麗華

早春

東君昨夜到紫扉綠醒紅蘇映翠微日暖煙浮生紫氣陽和景淋
自天機氷封河岸渾初解霧鎖征帆尚待歸寸草湯教連遠域繞
階猶淂着春暉

明東學社甲子稿終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7691761 6